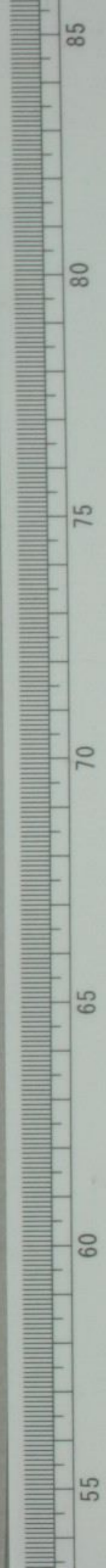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73



文庫 11
D 292
73

仰日泉文庫

宋史卷二百八十三

列傳第四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管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王欽若林特附

丁謂

夏竦子安期

王欽若字定國臨江軍新喻人父仲華侍祖郁官鄂州會江水暴至徙家黃鶴樓漢陽人望見樓上若有光景是夕欽若生欽若早孤郁愛之太宗伐太原時欽若纔十八作平晉賦論獻行在郁為濠州判官將死告家人

曰吾歷官逾五十年慎於用刑活人多矣後必有興者
其在吾孫乎欽若擢進士甲科爲亳州防禦推官遷祕
書省祕書郎監廬州稅改太常丞判三司理欠憑由司
時母賓古爲度支判官嘗言曰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
理督未已民病幾不能勝矣僕將啓蠲之欽若一夕命
吏句校成數翌日上之真宗太驚曰先帝顧不知邪欽
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人心爾即日放逋
負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帝益器重欽若召試學
士院拜右正言知制誥召爲翰林學士蜀寇王均始平
爲西川安撫使所至問繫囚自死罪以下第降之凡列
便宜多所施行還授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以郊祀恩
加給事中河陰民常德方訟臨津縣尉任懿賂欽若得
中第事下御史臺劾治物欽若咸平中嘗知貢舉懿舉
諸科寓僧仁雅舍仁雅識僧惠秦者與欽若厚懿與惠
秦約以銀三百五十兩賂欽若書其數於紙令惠秦持
去會欽若已入院屬欽若客納所書于欽若妻李氏惠
秦減所書銀百兩欲自取之李氏令奴祁睿書懿名於
臂并以所約銀告欽若懿再入試第五場睿復持湯飲
至貢院欽若密令奴索取銀懿未卽與而登科仁雅
馳書河陰始歸之德方得其書以告御史中丞趙昌言

昌言以聞既捕祁睿等亦請逮欽若屬吏祁睿本毫小吏雖從欽若久而名猶隸亳州欽若乃言嚮未有祁睿惠秦亦不及門帝方顧欽若厚命邢昺闕承翰等於太常寺別鞫之懿更云妻兄張駕識知舉官洪湛嘗俱造湛門始但以銀屬二僧不知達主司爲誰昺等遂誣湛受懿銀湛適使陝西還而獄已具時駕且死睿又悉遁去欽若因得固執祁睿休役後始備于家它奴使多新寡不識惠秦故皆無證驗湛坐削籍流儋州而欽若遂免方湛代王旦入知貢舉懿已試第三場及官收湛贓家無有也乃以湛假梁顛白金器輸官湛遂死貶所人知其寃而欽若恃勢人莫敢言者景德初契丹入寇帝將幸澶淵欽若自請北行以工部侍郎叅知政事判天雄軍提舉河北轉運使真宗親宴以遣之素與寇準不協及還累表願解政事罷爲刑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尋判尚書都省修冊府元龜或褒贊所及欽若自名表首以謝卽繆誤有所遺問戒書吏但云楊億以下其所爲多此類也歲中改兵部升大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初欽若罷爲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準定其班在翰林學士下欽若訢於帝復加大字班承旨上以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脩國史大中祥符初爲封禪經

度制置使兼判交州爲天書儀衛副使先是真宗嘗夢
神人言賜天書於泰山卽密諭欽若欽若因言六月甲
午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素曳草上有字不能識
皇城吏王居正見其上有御名以告欽若旣得之具威
儀奉導至社首跪授中使馳奉以進真宗至含芳園奉
迎出所上天書再降祥瑞圖示百僚欽若又言至嶽下
兩夢神人願增建廟庭及至感雄將軍廟其神像如夢
中所見因請構亭廟中封禪禮成遷禮部尚書命作社
首領遷戶部尚書從祀汾陰復爲天書儀衛副使遷吏
部尚書明年爲樞密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初學士晁迥草制誤削去官有詔仍帶吏部尚書聖祖
降加檢校太尉欽若居第在太廟後墻自言出入訶導
不自安因易賜官第於定安坊七年爲同天書刻玉使
馬知節同在樞密素惡欽若議論不相下會瀘州都巡
檢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欽若久不決知節因面詆其短
爭於帝前及趣論賞欽若遂擅除懷信等官坐是罷樞
密使奉朝請改刻玉副使知通進銀臺司復拜樞密使
同平章事上玉皇尊號遷尚書右僕射判禮儀院爲會
靈觀使有龜蛇見拱聖營因其地建祥源觀命欽若總
領之尋拜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明年爲景靈

使閱道藏得趙氏神仙事迹四十人繪于廊廡又明年
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
自言嘗出入欽若家得欽若所遺詩帝以問欽若謝不
省遂以太子太保出判杭州仁宗爲皇太子自以東宮
師保請歸朝復爲資政大學士詔日赴資善堂侍講皇
太子會輔臣兼領三少欽若以品高求換秩拜司空尋
除山南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與宰相丁謂不
相悅以疾請就醫京師不報令其子從益移文河南府
輿疾而歸謂言欽若擅去官守命御史中丞薛映就第
按問欽若惶恐伏罪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奪從益一官
仁宗卽位改祕書監起爲太常卿知濠州以刑部尚書
知江寧府仁宗嘗爲飛白書適欽若有奏至因大書王
欽若字是時馮拯病太后有再相欽若意卽取絳緘置
湯藥合遣中人齎以賜且口宣召之至國門而人未有
知者旣朝復拜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玉清昭應宮
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帝初臨政欽若謂平時所
官叙進皆有常法爲遷叙圖以獻真宗實錄成進司徒
以郊祀恩封冀國知邵武軍吳植病求外徙因殿中丞
余諤以黃金遺欽若未至而植復遣牙吏至繼若篤問
之欽若執以送官植諤皆坐貶初欽若安撫西川植爲

新繁縣尉常薦舉之至是亦當以失舉坐罪詔勿問兼
譯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亟歸帝臨問賜白金五千兩
既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文穆錄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
人國朝以來宰相卹恩未有欽若比者欽若嘗言少時
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至褒城道
中遇異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既去視其刺字則唐相
裴度也及貴遂好神仙之事常用道家科儀建壇場以
禮神朱書紫微二字陳於壇上表修裴度祠於圃田宮
其裔孫自撰文以紀其事真宗封泰山祀汾陰而天下
爭言符瑞皆欽若與丁謂倡之嘗建議躬謁元德皇帝
后別廟爲莊穆皇后行期服議者以爲天子當絕傍祭
欽若所言不合禮又請置先蠶并壽星祠升天皇北極
帝坐於郊壇第一龕增執法孫星位別制王公以下車
輅鼓吹以備拜官婚葬所著書有鹵簿記彤管懿範天
書儀制聖祖事跡翊聖真君傳五嶽廣聞記列宿萬靈
朝真圖羅天大醮儀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領
校道書凡增六百餘卷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
目爲癭相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
中帝意又性傾巧敢爲矯誕馬知節嘗斥其姦狀帝亦
不之罪其後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

爲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謂之五鬼姦邪險僞誠如聖諭欽若子從益終贊善大夫追賜進士及第後無子以叔之子爲後林特字士奇祖揆仕闕爲南劔州順昌令因家順昌特少穎悟十歲謁江南李景獻所爲文景奇之命作賦有頃而成授蘭臺校書郎江南平僞官皆入見特袖文以進太宗以爲長葛尉改遂州錄事參軍代還命中書引對授大理寺丞通判隴州有治狀田重進鎮永興太宗以重進武人選特與楊覃並爲通判人賜白金二百兩給實奉會出兵五路討李繼遷督所部轉芻粟先期以辦呂蒙

正辟通判西京留守事蒙正入相薦之入判三司戶部勾院梁鼎制置陝西青白鹽前後上議異同真宗選特與知永興軍張詠同商利害所奏合旨累遷尚書祠部員外郎爲戶部副使詔赴內朝三司副使預內朝自特始徙鹽鐵副使真宗北征命同知留司三司公事遷司封員外郎車駕謁陵爲行在三司副使詔與劉承珪李溥比較江淮茶法因裁定新制歲增課百餘萬特遷祠部郎中封泰山祀汾陰皆爲行在三司副使以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修玉清昭應宮副使將祀太清宮遣特儲供具爲行在三司使禮成進給事中爲修景靈宮副

使兼修兗州景靈宮太極觀昭應宮成遷尚書工部侍郎真拜三司使樞密使寇準言特姦邪又數與爭事帝爲出準特在職如故後罷三司以戶部侍郎同王清昭應宮副使兗州宮觀成遷吏部侍郎天禧元年爲修上聖祖寶冊副使轉尚書右丞時天下完富丁謂以符瑞土木迎帝意而以特有心計使幹財利佐之然特亦天性邪險善附會故謂始終善特當時與陳彭年等號五鬼語在王欽若傳仁宗在東宮以工部尚書兼太子賓客改詹事丁謂欲引爲樞密副使而李迪執不可仁宗即位進刑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謂貶特亦落職知

州還朝以戶部尚書知通進銀臺司判尚書都省勾當
一班院特體素羸然未嘗一月謁告及得疾纔五日而卒贈尚書左僕射太后遣中使祀奠特精敏喜吏職據案終日不倦真宗數訪以朝廷大事特因有所中傷人以此憚焉奉詔撰會計錄三十卷又爲東封西祀朝謁太清宮慶賜總例三十六卷子雜洙雜亦有吏能歷官至三司鹽鐵副使以祕書監致仕卒洙官至司農卿知壽州臨事苛急鼓角將夜入州解拔堂檻鐵鈎擊殺之丁謂字謂之後更字公言蘇州長洲人少與孫何友善同袖文謁王禹偁禹偁大驚重之以爲自唐韓愈柳宗

元後二百年始有此作世謂之孫丁淳化三年登進士
甲科爲大理評事通判饒州踰年直史館以太子中允
爲福建路採訪還上茶鹽利害遂爲轉運使除三司戶
部判官峽路蠻擾邊命往體量還奏稱旨領峽路轉運
使累遷尚書工部員外郎會分川峽爲四路改夔州路
初王均叛朝廷調施黔高溪州蠻子弟以捍賊旣而反
爲寇謂至召其種酋開諭之且言有詔赦不殺酋感泣
願世奉貢乃作誓刻石柱立境上蠻地饒粟而常乏鹽
謂聽以粟易鹽蠻人大悅先時屯兵施州而饋以夔萬
州粟至是民無轉餉之勞施之諸砦積聚皆可給特遷

刑部員外郎賜白金三百兩時溪蠻別種有入寇者謂
遣高溪酋帥其徒討擊出兵援之擒生蠻八百六十得
所掠漢口四百餘人復上言黔南蠻族多善馬請致館
犒給緡帛歲收市之其後徙置夔州城砦皆謂所經畫
也居五年不得代乃詔舉自代者於是入權三司鹽鐵
副使未幾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景德四年契丹犯
河北真宗幸澶淵以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提
舉轉運兵馬巡檢事契丹深入民驚擾爭趣楊劉渡而
舟人邀利不時濟謂取死罪給爲舟人斬河上舟人懼
民得悉渡遂立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刀斗呼聲聞百

餘里契丹遂引去明年召爲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上會計錄以景德四年民賦戶口之籍較咸平六年之數具上史館請自今以咸平籍爲額歲較其數以聞詔獎之尋加樞密直學士大中祥符初議封禪未決帝問以經費謂對大計有餘議乃決因詔謂爲計度泰山路糧草使初議卽宮城乾地營王清昭應宮左右有諫者帝召問謂對曰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宮奉上帝且所以祈皇嗣也羣臣有沮陛下者願以此諭之王旦密疏諫帝如謂所對告之旦不復敢言迺以謂爲修王清昭應宮使復爲天書扶侍使遷給事中具拜三司使祀汾陰爲行在三司使建會靈觀謂復總領之遷尚書禮部侍郎進戶部叅知政事建安軍鑄玉皇像爲迎奉使朝謁太清宮爲奉祀經度制置使判亳州帝賜宴賦詩以寵其行命權管勾駕前兵馬事謂獻白鹿并靈芝九萬五千本還判禮儀院又爲修景靈宮使摹寫天書刻王笈王清昭應宮副使大內火爲修葺使歷工刑兵三部尚書再爲天書儀衛副使拜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天禧初徙保信軍節度使三年以吏部尚書復叅知政事是歲祀南郊輔臣俱進官故事嘗爲宰相而除樞密使始得遷僕射乃以謂檢校太尉兼本官爲樞密使時寇準

爲相尤惡謂謂媒孽其過遂罷準相旣而拜謂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王清昭應宮使
周懷政事敗議再貶準帝意欲謫準江淮間謂退除道
州司馬同列不敢言獨王曾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
主人勿復言蓋指曾以第舍假準也其後詔皇太子聽
政皇后裁制於內以二府兼東宮官遂加謂門下侍郎
兼太子少傅而李迪先兼少傅乃加中書侍郎兼尚書
左丞故事左右丞非兩省侍郎所兼而謂意特以抑迪
也謂所善林特自賓客改詹事謂欲引爲樞密副使兼
賓客迪執不可因大詬之旣入對斥謂姦邪不法事顧

與俱付御史雜治語在迪傳帝因格前制不下乃罷謂
爲戶部尚書迪爲戶部侍郎尋以謂知河南府迪知鄆
州明日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忿詈
臣爾顧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墩謂顧曰有旨復平章
事乃更以杙進卽入中書視事如故仍進尚書左僕射
門下侍郎平章事兼太子少師天章閣成拜司空乾興
元年封晉國公仁宗卽位進司徒兼侍郎爲山陵使寇
準李迪再貶謂取制草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王
違豫之初懼此震驚遂至沈劇凡與準善者盡逐之是
時二府定議太后與帝五日一御便殿聽政旣得旨而

謂潛結內侍雷允恭令密請太后降手書軍國事進入
印書學士草制辭允恭先持示謂閱訖乃進蓋謂欲獨
任允恭傳達中旨而不欲同列與聞機政也允恭倚謂
勢益橫無所憚允恭方爲山陵都監與判司天監邢中
和擅易皇堂地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衆
議日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庇允恭依
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奏詔問謂謂始
請遣使按視旣而咸謂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
就謂第議遣王曾覆視遂誅允恭後數日太后與帝坐
承明殿召拯利用等謂曰丁謂爲宰輔乃與宦官交通
因出謂嘗託允恭令後苑匠所造金酒器示之又出允
恭嘗干謂求管勾皇城司及三司衙司狀因曰謂前附
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議定故皆可其奏且營奉先
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奏曰自先帝登遐
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賴
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西
京故事黜宰相皆降制時欲亟行止令拯等卽殿廡召
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布諭天下追其子珙珣玘玘一官
落珙館職先是女道士劉德妙者嘗以巫師出入謂家
謂敗逮與德妙內侍鞠之德妙通欺謂嘗教言若所爲

不過開不若託言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卽謂家設神像夜醮于園中允恭數至請禱及帝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給言出其家山洞中仍復教云上卽問若所事何知爲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崖州司戶參軍諸子竝勒停玘又坐與德妙姦除名配隸復州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其弟誦說諫悉降黜坐謂罷者自參知政事任中正而下十數人在崖州踰三年徙雷州又五年徙道州明道中授祕書監致仕居光州卒詔賜錢十萬絹百匹謂機敏有智謀儉狻過人文字累數千百言一覽輒誦在二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一言判之衆皆釋然善談笑尤喜爲詩至於圖畫博奕音律無不洞曉每休沐會賓客盡陳之聽人人自便而謂從容應接於其間莫能出其意者真宗朝營造宮觀奏祥異之事多謂與王欽若發之初議營昭應宮料功湏二十五年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七年乃成真宗崩議草遺制軍國事兼取皇太后處分謂乃增以權字及太后稱制又議月進錢充宮掖之用由是太后深惡之因雷允恭遂併錄謂前後欺罔事竄之在貶所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其所著詩并

文亦數萬言家寓洛陽嘗爲書自克責叙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致于洛守劉燁祈付其家戒使者伺燁會衆僚時達之燁得書不敢私卽以聞帝見感慟遂徙雷州亦出於揣摩也謂物通判饒州遇異人曰君貌類李贊皇旣而曰贊皇不及也

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父承皓太平興國初上平晉策補右侍隸太名府契丹內寇承皓繇間道發兵夜與契丹遇力戰死之贈崇儀使錄竦爲潤州丹陽縣主簿竦資性明敏好學自經史百家陰陽律曆外至佛老之書無不通曉爲文章典雅藻麗舉賢良方正擢光祿寺

丞通判台州召直集賢院爲國史編修官判三司都磨劫司累遷右正言帝幸亳州爲東京留守推官仁宗初封慶國公王旦數言竦材命教書資善堂未幾同修起居注爲玉清昭應宮判官兼領景靈宮會真觀事遷尚書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史成遷戶部景靈宮成遷禮部郎中竦娶楊氏楊亦工筆札有鈎距及竦顯多內寵寢與楊不諧楊悍妬卽與弟媚疏竦陰事竊出訟之又竦母與楊母相詬詈偕訴開封府府以事聞下御史臺置劾左遷職方員外郎知河州後二年徙鄧州又徙襄州屬歲饑大發公廩不足竦又勸率州大姓使出粟得二

萬斛用全活者四十餘萬人仁宗卽位遷戶部郎中徙壽安洪三州洪俗尚鬼多巫覡惑民竦索部中得千餘家敕還農業毀其淫祠以聞詔江浙以南悉禁絕之竦材術過人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術傾側反覆世以爲姦邪當太后臨朝嘗上疏乞與修真宗實錄不報旣而丁母憂潛至京師依中人張懷德爲內助宰相王欽若雅善竦因左右之遂起復知制誥爲景靈判官判集賢院以左右郎中爲翰林學士勾當三班院兼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又兼譯經潤文官遷諫議大夫爲樞密副使修國史遷給事中初武臣賞罰無法吏得高下爲姦竦爲集前比著爲定例事皆按比而行政參知政事祥源觀使增設賢良等六科復百官轉對置理檢使皆竦所發與宰相呂夷簡不相能復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史成進兵部尋進尚書左丞太后崩罷爲禮部尚書知襄州改潁州京東荐饑徙青州兼安撫使踰年罷安撫遷刑部尚書徙應天府寶元初以戶部尚書入爲三司使趙元昊反拜奉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聽便宜行事徙忠武軍節度使知涇州還判永興軍兼陝西經略安撫招討進宜徽南院使與陳執中論兵事不合詔徙屯鄜州初竦在涇州朝廷遣龐籍就計事竦上奏曰頃

者繼遷逃背屢寇朔方至道初洛苑使白守榮等率重
兵護糧四十萬遇寇浦洛河糧卒竝沒守榮僅以身免
呂端始欲發兵繇麟府邸延環慶三路趣平夏襲其巢
冗太宗難之後命李繼隆丁罕范廷召王超張守恩五
路入討繼隆與罕合兵行旬日不見賊守恩見賊不擊
超及廷召至烏白池以諸將失期士卒困敝相繼引還
時繼遷當繼捧入朝之後曹光實掩襲之餘遁迹窮蹙
而猶累歲不能勦滅先皇帝鑒追討之敝戒疆吏謹烽
候嚴卒乘來卽驅逐之去無追捕也然拓跋之境自靈
武陷沒之後銀綬割棄已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
不過河外小羌爾况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
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
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帥方公邊未試之將
工拙可知也繼遷窳伏平夏元昊窟冗河外地勢可知
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師行賊境利於速戰儻進則
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
巢冗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也若浮囊挽梗
聯絡而進我師半渡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
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
良策也因條上十事時邊臣多議征討朝廷鄉之而竦

言出師非便既而詔以涇原鄜延兩路兵進討會元昊稍求納款范仲淹請留鄜延兵繇是涇原兵亦不行中國之師卒不出塞竦上十事一教習疆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爲藩籬三詔唃廝囉父子并力破賊四度地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軍士勇怯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州各一二十人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守八竝邊小砦毋積芻糧賊攻急則棄小砦入保大砦以完兵力九關中民坐累若過誤者許人入粟贖罪銅一斤爲粟五斗以贍邊計十損竝邊冗兵冗官及減騎軍以舒饋運當時頗採用之其募土人爲兵令下而楊偕奏言西兵比繼遷時十增七八縣官困於供億今州復益一二十人則歲費不貲若訓習士卒使之精銳選任將帥求之方略自然以寡擊衆以一當百矣竦云土兵訓練可代東兵此虛言也自德明納款以來東兵猶不可代况今日乎朝廷下竦議竦奏陝西防秋之敝無甚東兵不慣登陟不耐寒暑驕懦相習廩給至厚土兵便習各護鄉土山川道路彼皆素知歲省芻糧鉅萬且收聚小民免饑餓爲盜代兵東歸以衛京師萬世利也偕欲以寡擊衆殆虛言也偕復奏云自古將帥深入殊庭霍去病止將輕騎

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過當又將萬騎踰
烏盤討邀僕涉狐奴歷五王國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
兵麇臯蘭下殺樓蘭王虜候王執昆邪王子收休屠祭
天金人趙充國亦以萬騎破先零李靖以驍騎三千破
突厥又以精騎一萬至陰山斬首千餘級俘男女十餘
萬擒頡利以獻自漢以來用少擊衆不可勝數竦在涇
原守城壘據險阻來則禦之去則釋之不聞出師也竦
懼戰或敗勛託以兵少爲辭爾竦言土兵各護鄉土自
古有九地士卒近家謂之散地言其易離散也第以近
事言之關門祇候王文恩出師敗北而土兵皆竄走惟

東兵僅二百人殺敵兵甚衆以此知兵之強弱不繫不
西在將有謀與無謀爾今邊郡參用東兵土兵若盡罷
東兵亦非計也古人有言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
之制巧拙異也今防邊東兵人月受米七斗五升土兵
二石五斗而竦乃言東兵廩給至厚又不知之甚也竦
又言募土兵訓練以代東兵且土兵數萬須募足訓練
雖二三年未得成效兵精猶恐奔北豈有驟加訓練而
能取勝哉竦議遂屈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
違顧避又數請解兵柄改判河中府徙蔡州慶曆中召
爲樞密使諫官御史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

每論邊事但列衆人之言至遣欽使臨督始陳十策嘗
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致軍變元昊嘗募得竦首
者與錢三千爲賊輕侮如此今復用之邊將體解矣且
竦挾詐任數姦邪傾險與呂夷簡不相能夷簡畏其爲
人不肯引爲同列旣退乃薦之以釋宿憾陛下孜孜政
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會竦已至國門言者
論不已請不令人見諫官余靖又言竦累表引疾及聞
召用卽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叙恩感泣
復有左右爲之地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卽日詔竦歸鎮
竦亦自請還節徙知亳州改授吏部尚書歲中加資政
殿學士竦之及國明也帝封彈疏示之旣至亳州上書
萬言自辨復拜宣徽南院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判并州
請復置宦者爲走馬承受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判大名府又明年召入爲宰相制下而諫官御史復言
大臣和則政事修竦前在關中與執中論議不合不可
使共事遂改樞密使封英國公請析河北爲四路親事
官夜入禁中欲爲亂領皇城司者皆坐逐獨楊懷敏降
官領入內都知如故言者以爲竦結懷敏而曲庇之會
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
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出之罷知

河南府未幾赴本鎮加兼侍中饗明堂徙武寧軍節度使進鄭國公錫賚與輔臣等將相居外遇大禮有賜自竦始尋以病歸卒贈太史中書令賜諡文正劉敞言世謂竦姦邪而謚爲正不可改諡文莊竦以文學起家有名一時朝廷大典策累以屬之多識古文學奇字至夜以指畫膚文集一百卷其爲郡有治績喜作條教於閭里立保伍之法至盜賊不敢發然人苦煩擾治軍尤嚴敢誅殺卽疾病死喪拊循甚至嘗有龍騎卒戍邊郡剽州郡莫能止或密以告竦時竦在關中俟其至召誥之誅斬殆盡軍中大震其威略多類此然性貪數商販部中在并州使其僕貿易爲所侵盜至杖殺之積家財累鉅萬自奉尤侈畜聲伎甚衆所在陰間僚屬使相猜阻以鈎致其事遇家人亦然子安期字清鄉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召試賜進士出身累遷太常博士擢提點荆湖南道刑獄除開封府推官徙判官判三司鹽鐵勾院出爲京西轉運使盜起部中剽劫州縣而光化軍戍卒相繼叛勢且相合安期督將吏捕斬殆盡徙河東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郎中徙江淮發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會元昊納款西邊罷兵命往陝西與諸路經略安撫司議損邊費頗奏省吏員及汰邊兵之不任役者五

萬人擢天章閣侍制遂爲陝西都轉運使徙河北進兵部郎中時竦爲樞密使爲請還所遷官丐淮浙一郡復以爲工部郎中江淮發運使徙知永興軍進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知渭州簡弓箭手得驍勇萬人爲步兵騎又半之教以戰陣法繇是土兵勝他路又籍塞下閑田募人耕種歲得穀數萬斛以備振發名曰貸倉遷右諫議大夫進樞密直學士徙延州未至丁父憂服除辭所進職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提舉集禧觀以學士復知延州州東北阻山無城郭虜騎嘗乘之安期至卽大築城時方暑士卒有怨言安期益令廣表計數百步令其下曰敢言者斬躬自督役不踰月而就元昊講畫疆界朝廷欲遣使以問安期安期對曰此不足煩王人衙校可辦也議遂決暴得疾卒詔遣中使護其喪以歸安期雖乘世資頗以才自厲朝廷數器使之然無學術而求入侍經筵爲世所譏其奉養聲伎不減其父云論曰王欽若丁謂夏竦世皆指爲姦邪真宗時海內乂安文治洽和羣臣將順不暇而封禪之議成於謂天書之誣造端於欽若所謂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竦陰謀猜阻鉤致成事一居政府排斥相踵何其患得患失也欽若以賂賄干吏議其得免者幸矣然而黨惡醜正幾

敗國家謂其尤者哉

卷二百八十三終

宋史卷二百八十四

列傳第四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名管國子監司業事 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陳堯佐

兄堯叟弟堯谷從子漸

宋庠 弟祁

陳堯佐字希元其先河朔人高祖翔為蜀新井令因家焉遂為閬州閬中人父省華字善則事孟昶為西水尉蜀平授隴城主簿累遷櫟陽令縣之鄭白渠為隣邑強族所據省華盡去壅遏水利均及民皆賴之徙樓煩令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二百八十四

列傳

端拱三年太宗親試進士伯子堯叟登甲科占謝辭氣
明辨太宗顧左右曰此誰子王沔以省華對卽召省華
爲太子中允俄判三司都憑由司改鹽鐵判官遷殿中
丞河決鄆州命省華領州事俄爲京東轉運使超拜祠
部員外郎知蘇州賜金紫時遇水災省華復流民數千
戶殍者悉瘞之詔書褒美歷戶部吏部二員外郎改知
潭州省華知辨有吏幹入掌左藏庫判吏部南曹擢鴻
臚少卿景德初判吏部銓權知開封府轉光祿卿舊制
卿監坐朶殿太宗以省華權涖京府別設其位升於兩
省五品之南省華以府事繁劇請禁賓友相過從之未
幾因疾求解任拜左諫議大夫再表乞骸骨不許手詔
存問親閱方藥賜之三年卒年六十八特贈太子少師
堯佐進士及第歷魏縣中牟尉爲海喻一篇人奇其志
以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朝邑縣會其兄堯叟使陝西發
中人方保吉罪保吉怨之誣堯佐以事降本縣主簿徙
下邳遷祕書郎知真源縣開封府司錄叅軍事遷府推
官坐言事忤旨降通判潮州修孔子廟作韓吏部祠以
風示潮人民張氏子與其母濯于江鱈魚尾而食之母
弗能救堯佐聞而傷之命二吏挈小舟操網往捕鱈至
暴非可網得至是鱈弭受網作文示諸市而烹之人皆

驚異召還直史館知壽州歲大饑出奉米爲糜粥食餓者吏人悉獻米至振數萬人徙廬州以父疾請歸提點開封府界事後爲兩浙轉運副使錢塘江篝火爲隄隄再歲輒壞堯佐請下薪實土乃堅久丁謂不以爲是徙京西轉運使後卒如堯佐議徙河東路以地寒民貧仰石炭以生奏除其稅又減澤州大廣冶鐵課數十萬徙河北毋老祈就養召糾察在京刑獄爲御試編排官坐置等誤降官監鄂州茶場天禧中河決起知滑州造木龍以殺水怒又築長堤人呼爲陳公堤初營永定陵復徙京西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徙度支同修真宗實錄不試中書特擢知制誥兼史館修撰知通進銀臺司進樞密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每汾水暴漲州民輒憂擾堯佐爲築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召同修三朝史代弟堯咨同知開封府累遷右諫議大夫爲翰林學士遂拜樞密副使祥符知縣陳詒治嚴急吏欲罪詒乃空縣逃去太后果怒而詒遂呂夷簡親執政以嫌不敢辨事下樞密院堯佐獨曰罪詒則姦吏得計後誰敢復繩吏者詒由是得免以給事中叅知政事遷尚書吏部侍郎太后崩執政多罷以戶部侍郎知永興軍過鄭爲郡人王文吉以變事告下御史中丞范諷劾

治而事乃辨改知廬州徙同州復徙永興軍初太后遣
宦者起浮圖京兆城中前守姜遵盡毀古碑碣充磚甃
用堯佐奏曰唐賢人墓石今亡七八矣子孫深刻大
書欲傳之千載迺一旦與瓦礫等誠可惜也其未毀者
願敕州縣完護之徙鄭州會作章惠太后園陵州供張
甚嚴賜書褒諭既而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
學士以災異數見罷爲淮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鄭州以太子太師致仕卒贈司空兼侍中謚文
惠堯佐少好學父授諸子經其兄未卒業堯佐竊聽已
成誦初肄業錦屏山後從種放於終南山及貴讀書不
輟善古隸八分爲方丈字筆力端勁老猶不衰尤工詩
性儉約見動物必戒左右勿殺器服壞隨輒補之曰無
使不全見棄也號知餘子自誌其墓曰壽八十二不爲
天官一品不爲賤使相納祿不爲辱三者粗可歸息於
父母棲神之域矣陳搏嘗謂其父曰君三子皆當將相
惟中子貴且壽後如搏言有集三十卷又有潮陽編野
廬編愚丘集遣興集

堯叟字唐夫解褐光祿寺丞直史館與省華同日賜緋
遷少書丞父之充三司河南東道判官時宋亳陳潁民
饑命堯叟及趙况等分振之再遷工部員外郎廣南西

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
刻石柱州驛又以地氣蒸暑爲植樹鑿井每三二十里
置亭舍具飲器人免暍死會加恩黎桓爲交州國信使
物將命者必獲贈遺數千緡桓責賦歛於民徃徃斷其
手及足趾堯叟知之遂奏召桓子授以朝命而却其私
覲又桓界先有亡命來奔者多匿不遣因是海賊頻年
入寇堯叟悉捕亡命歸桓桓感恩併捕海賊爲謝先是
歲調雷化高勝容白諸州兵使輦軍糧汎海給瓊州其
兵不習水利率多沉溺咸苦之海北岸有遞角場正與
瓊對伺風便一日可達與雷化高太平四州地水路接
近堯叟因規度移四州民租米輸于場第令瓊州遣蠻
兵具舟自取人以爲便咸平初詔諸路課民種桑棗堯
叟上言曰臣所部諸州土風本異田多山石地少桑蠶
昔云八蠶之綿諒非五嶺之俗度其所產恐在安南今
其民除耕水田外地利之博者惟麻苧爾麻苧所種與
桑柘不殊旣成宿根旋擢新榦俟枝葉裁茂則刈穫之
周歲之間三收其苧復一固其本十年不衰始離田疇
卽可紡績然布之出每端止售百錢蓋織者衆市者少
故地有遺利民艱資金臣以國家軍須所急布帛爲先
因勸諭部民廣植麻苧以錢鹽折變收市之未及二年

已得三十七萬餘匹自朝廷克平交廣布帛之供歲止及萬較今所得何止十倍今樹藝之民相率競勸杼軸之功日以滋廣欲望自今許以所種麻苧頃畝折桑棗之數諸縣令佐依例書曆爲課民以布赴官賣者免其算稅如此則布帛上供泉貨下流公私交濟其利甚博詔從之代還加刑部員外郎充度支判官未幾會撫水蠻會蒙令國殺使臣擾動命堯叟爲廣南東西兩路安撫使賜金紫遣之事平遷兵部拜主客郎中樞密直學士知三班兼銀臺通進封駁司制置郡牧使河決澶州王陵口詔往護塞之遂與馮拯同爲河北河東安撫副使時中外上封奏者甚衆命與拯詳定利害及與三司議減冗事俄與拯並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有言三司官吏積習依違文牒有經五七歲不決者吏民抑塞水旱災沴多由此致請委逐部判官檢覆判決如復稽滯許本路轉運使聞奏命官推鞠以警弛慢乃詔堯叟與拯舉常參官幹敏者同三司使議減煩冗參決滯務堯叟請以祕書丞直史館孫冕同領其事凡省去煩冗文帳二十一萬五千餘道又減河北冗官七十五員五年郊祀進給事中會王繼英爲樞密使以堯叟簽署院事奉秩恩例悉同副使遷工部侍郎真宗幸澶淵

命乘傳先赴北砦按視戎事許以便宜景德中遷刑部
兵部二侍郎與王欽若並知樞密院事真宗朝陵權東
京留守每裁剗刑禁雖大辟亦止面取朕亟決遣之以故
獄無繫囚真宗曰堯叟素有裁斷然重事宜付有司按
鞫而詳察之因密加詔諭俄兼羣牧制置使始置使即
以堯叟爲之及掌樞密即罷其任至是以國馬戎事之
本宜得大臣總領故又委堯叟焉自是多立條約又著
監牧議述馬政之重預修國史大中祥符初東封加尚
書左丞詔撰朝覲壇碑進工部尚書獻封禪聖製頌帝
作歌答之祀汾陰爲經度制置使判河中府禮成進戶

部尚書時詔王欽若爲朝覲壇頌表讓堯叟不許別命
堯叟撰親謁太寧廟頌加特進賜功臣又以堯叟善草
隸詔寫途中御製歌詩刻石五年與欽若並以本官檢
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加檢校太尉從幸太清宮
加開府儀同三司未幾與欽若罷守本官仍領羣牧明
年復與欽若以本官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堯
叟素有足疾屢請告九年夏帝臨問勞賜加等疾甚表
求避位遣閣門使楊崇勳至第撫慰以詢其意堯叟詞
志頗確優拜右僕射知河陽肩輿入辭至便坐許三子
扶掖升殿賜詩爲餞又賜仲子希古緋服天禧初病亟

召其子執筆口占奏章求還輦下詔許之肩輿至京師
卒年五十七廢朝二日贈侍中諡曰文忠錄其孫知言
知章爲將作監主簿長子師古賜進士出身後爲都官
員外郎希古至太子中舍坐事除籍堯叟偉姿貌強力
奏對明辨多任知數久典機密軍馬之籍悉能周記所
著請盟錄三集二十卷母馮氏性嚴堯叟事親孝謹怡
聲侍側不敢以貴自處家本富祿賜且厚馮氏不許諸
子寧華侈景德中堯叟掌樞機弟堯佐直史館堯咨知
制誥與省華同在北省諸孫任官者十數人宗親登科
者又數人榮盛無比賓客至堯叟兄弟侍立省華側客
不自安多引去舊制登樞近者毋妻卽封郡夫人堯叟
以父在朝毋止從父封遂以妻封表讓于母朝廷援制
不許父旣卒帝欲褒封其母以尚王旦旦曰雖私門禮
制未闕公朝降命亦無嫌也乃封上黨郡太夫人進封
滕國年八十餘無恙後堯叟數年卒

堯咨字嘉謨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濟州召爲
祕書省著作郎直史館判三司度支句院始合三部句
院兼總之擢右正言知制誥崇政殿試進士堯咨爲考
官三司使劉師道屬弟幾道以試卷爲識驗坐貶單州
團練副使復著作郎知光州尋復右正言知制誥知荆

南改起居舍人同判吏部流內銓舊格選人用舉者數
遷官而寒士無以進堯咨進其可擢者帝特遷之改右
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以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工部郎
中知永興軍長安地斥鹵無甘泉堯咨疏龍首渠注城
中利之然豪侈不循法度敞武庫建視草堂開三門築
甬道出入列禁兵自衛用刑慘急數有杖死者嘗以氣
凌轉運使樂黃目黃目不能堪求解去遂徙堯咨知河
南府既而有發堯咨守長安不法者帝不欲窮治止削
職徙鄧州才數月復知制誥堯咨性剛戾數被挫忽忽
不自樂堯叟進見帝問之對曰堯咨豈知上恩所以保
祐者自謂遭讒以至此爾帝賜詔條其事切責乃皇恐
稱謝還判登聞檢院復龍圖閣直學士坐失舉降兵部
員外郎喪母起復工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會靈觀副
使邊臣飛奏唵廝囉立文法召蕃部欲侵邊以爲陝西
緣邊安撫使再遷右諫議大夫知秦州徙同州以尚書
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入爲翰林學士以先朝初榜甲
科特詔班舊學士蔡齊之上換宿州觀察使知天雄軍
位承郎上堯咨內不平上章固辭皇太后特以復日召
見敦諭之不得已拜命自契丹修好城壁器械久不治
堯咨葺完之然須索煩擾多暴怒列軍士持大挺侍前

吏民語不中意立至困仆以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知鄆州建請浚新河自魚山至下杷以導積水拜武信軍節度使知河陽徙澶州又徙天雄軍所居棟摧大星貫于庭散爲白氣已而卒贈太尉諡曰康肅堯咨於兄弟中最爲少文然以氣節自任工隸書善射嘗以錢爲的一發貫其中兄弟同時貴顯時推爲盛族子述古太子賓客致仕博古篤學能文爲館閣校勘早卒

從子漸字鴻漸少以文學知名爲蜀淳化中與其父堯封皆以進士試廷中太宗擢漸第輒辭不就願擢其金許之至咸平初漸始仕爲天水縣尉時學者罕通揚雄

太玄經漸獨好之著書十五篇號演玄奏之召試學士院授儀州軍事推官舉賢良方正科不中復調隴西防禦推官坐法免歸不復有仕進意蜀中學者多從之遊堯咨不學漸心薄之堯咨後貴顯與漸益不同因言漸罪戾之人聚徒太盛不宜久留遠方卽召漸至京師授穎州長史丁謂等知其無他得改鳳州團練推官遷耀州節度推官卒有文集十五卷自號金龜子

宋庠字公序安州安陸人後徙開封之雍丘父杞嘗爲九江掾與其妻鍾禱于廬阜鍾夢道士授以書曰以遺爾子視之小戴禮也已而庠生他日見許真君像卽夢

中見者庠天聖初舉進士開封試禮部皆第一擢大理評事同判襄州召試遷太子中允直史館歷三司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再遷左正言郭皇后廢庠與御史伏閣爭論坐罰金久之知制誥時親策賢良茂才等科而命與武舉人雜視庠言非所以待天下士宜如本朝故事命有司設次具飲膳斥武舉人令別試詔從之兼史館修撰知審刑院密州豪王解私釀酒隣人往捕之解給奴曰盜也盡使殺其父子四人州論奴以法解獨不死宰相陳堯佐右澣庠力爭卒抵澣死改權判吏部流內銓遷尚書刑部員外郎仁宗欲以爲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中書言故事無自知制誥除執政者乃詔爲翰林學士帝遇庠厚行且大用矣庠初名郊李淑恐其先已以奇中之言曰宋受命之號郊交也合姓名言之爲不祥帝弗爲意他日以諭之因改名庠寶元中以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庠爲相儒雅練習故事自執政遇事輒分別是非皆從容論及唐入閣儀庠退而上奏曰入閣乃有唐儀曰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有大內又有大明宮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一東內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一內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

朔望大冊拜則御之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
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天子坐朝須立仗於正衙殿或
乘輿止御紫宸卽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
閣門也以本朝宮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
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
今欲求入閣本意施於儀典須先立仗文德庭如天子
止御紫宸卽喚仗自東西閣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
但今之諸殿比於唐制南北不相對爾又按唐自中葉
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若今假日御
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卽爲入閣其後
正衙立仗因而遂廢甚非禮也庠與宰相呂夷簡論數
不同凡庠與善者夷簡皆指爲朋黨如鄭戩葉清臣等
悉出之乃以庠知揚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徙鄆州進
給事中參知政事范仲淹去位帝問宰相章得象誰可
代仲淹者得象薦宋祁帝雅意在庠復召爲參知政事
慶曆七年春旱用漢災異策免三公故事罷宰相賈昌
朝輔臣皆削一官以庠爲右諫議大夫帝嘗召二府對
資政殿出手詔策以時事庠曰兩漢對策本延巖冗草
萊之士今備位政府而比諸生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
書合議條奏時陳執中爲相不學少文故夏竦爲帝畫

此謀意欲困執中也論者以庠爲知體明年除尚書工部侍郎充樞密使皇祐中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享明堂遷工部尚書嘗請復羣臣家廟曰慶曆元年赦書許文武宮立家廟而有司終不能推述先典因循顧望使王公薦享下同委巷衣冠昭穆雜用家人緣偷襲弊甚可嗟也請下有司論定施行而議者不一卒不果復三年祁子與越國夫人曹氏客張彥方遊而彥方僞造敕牒爲人補官論死諫官包拯奏庠不戢子弟又言庠在政府無所建明庠亦請去乃以刑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後徙許州又徙河陽再遷兵部尚書入覲詔綴中書門下班出入視其儀物以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封莒國公數言國家當慎固根本畿輔宿兵常盈四十萬羨則出補更戍祖宗初謀也不苟輕改旣而與副使程戡不協戡罷而御史言庠昏惰乃以河陽三城節度同平章事判鄭州徙相州以疾召還英宗卽位移鎮武軍改封鄭國公庠在相州卽上章請老至是請猶未已帝以大臣故未忍遽從乃出判亳州庠前後所至以慎靜爲治及再登用途沉浮自安晚愛信幼子多與小人遊不謹御史呂晦請敕庠不得以二子隨帝曰庠老矣柰何不使其子

從之至毫請老益堅以司空致仕卒贈太尉兼侍中諡
元獻帝爲篆其墓碑曰忠規德範之碑庠自應舉時與
祁俱以文學名擅天下儉約不好聲色讀書至老不倦
善正訛謬嘗校定國語撰補音三卷又輯紀年通譜區
別正閏爲十二卷掖垣叢志三卷尊號錄一卷別集四
十卷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爲
也沈邈嘗爲京東轉運使數以事侵庠及庠在洛邈子
監翹院因出借縣人負物杖之道死實以他疾而邈子
爲府屬所惡欲痛治之以法庠獨不肯曰是安足罪也
人以此益稱其長者弟祁祁字子京與兄庠同時舉進
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
擢庠第一而寘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釋褐
復州軍事推官孫奭薦之改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召
試授直史館再遷太常博士同知禮儀院有司言太常
舊樂數增損其聲不和詔祁同按試李照定新樂胡瑗
鑄鍾磬祁皆典之事見樂志預修廣業記成遷尚書工
部員外郎同修起居注權三司度支判官方陝西用兵
調費日蹙上疏曰兵以食爲本食以貨爲資聖人一天
下之具也今左藏無積年之鏹太倉無三歲之粟尚方
冶銅匱而不發承平如此已自彫困良由取之旣殫用

之無度也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財窮用褊而欲興師遠事誠無謀矣能去三冗節三費專備西北之屯可曠然高枕矣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天下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無定數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爲國請斷自今僧道已受戒具者姑如舊其他悉罷還爲民可得耕夫織婦五十餘萬人一冗去矣天下廂軍不擇孱小冗弱而悉刺之纔圖供役本不知兵又且月支廩糧歲費庫帛數口之家不能自庇多去而爲盜賊雖廣募之無益也其已在籍者請勿論其他悉驅之南畝又得力耕者數十萬二冗去矣國家郡縣素有定官譬以十人爲額常以十二加之卽遷代罪謫隨取之而有今一官未闕羣起而逐之州縣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吏何得不苟進官何得不濫除請詔三班審官院內諸司流內銓明立限員以爲定法其門廕流外貢舉等科實置選限稍務擇人俟以闕官計員補吏三冗去矣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有虛目且百司供億至不可貲計彼皆以祝帝壽奉先烈祈民福爲名臣愚以爲此主者爲欺盜之計爾陛下事天地宗廟社稷百神犧牲玉帛使有司端委奉之歲時薦之足以竦明德介多福矣何必

希屑屑之報哉則一費節矣二曰京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添置官府衣糧率三倍他處居大屋高廡不徭不役坐蠹齊民其尤者也而又自募民財營建祠廟雖曰不費官帑然國與民一也捨國取民其傷一焉請罷去之列二費節矣三曰使相節度不隸藩要夫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臨師屯公用之設勞衆而饗賔也今天臣罷黜率叨恩除坐靡邦用莫此爲甚請自今地非邊要州無師屯者不得建節度已帶節度不得留近藩及京師則三費節矣臣又聞之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陛下能躬服至儉風示四方衣服起居無踰舊規後宮錦綉珠玉不得妄費則天下嚮應民業日豐人心不搖師役可舉風行電照飲馬西河蠢爾戎首在吾掌中矣徙判鹽鐵句院同脩禮書次當知制誥而庠方參知政事乃以爲天章閣待制判太常禮院國子監改判太常寺庠罷祁亦出知壽州徙陳州還知制誥權同判流內銓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留爲翰林學士提舉諸司庫務釐數正弊事增置勾當公事官其屬言利害者皆使先稟度可否而後議於三司遂著爲令徙知審官院兼侍讀學士庠復知政事罷祁翰林學士改龍圖學士史館修撰修唐書累遷右諫議大夫充羣牧使庠爲樞

密使祁復爲翰林學士景祐中詔求直言祁奏人主不
斷是名亂春秋書殞霜不殺菽天威暫廢不能殺小草
猶人主不斷不能制臣下又謂與賢人謀而與不肖者
斷重選大臣而輕任之大事不圖而小事急是謂三患
其意主於疆君威別邪正急先務皆切中時病會進溫
成皇后爲貴妃故事命妃皆發冊妃辭則罷冊禮然告
在宥司必俟旨而後進又凡制詞既授閣門宣讀學士
院受而書之送中書結三省衙官告院用印乃進內祁
適當制不俟旨寫誥不送中書徑取官告院用印之亟
對以進后方愛幸親行冊禮得告大怒擲于地祁坐是
出知許州甫數月復召爲侍讀學士史館脩撰祀明堂
遷給事中兼龍圖閣學士坐其子從張彥方游出知毫
州兼集賢殿脩撰歲餘徙知成德軍遷尚書禮部侍郎
請弛河東陝西馬禁又請復唐馱幕之制居正月徙定
州又上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
賊衝爲國門戶也且契丹搖尾五十年狼態獬心不能
無動今垂涎定鎮二軍不戰則博深趙邢洺直擣其虛
血吻焚進無所顧藉臣竊慮欲兵之強莫如多穀與財
欲士訓練莫如善擇將帥欲人樂鬪莫如賞重罰嚴欲
賊顛望不敢前莫如使鎮重而定疆夫耻怯尚勇好論

事其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陛下少勵之不憂
不戰以欲戰之士不得善將雖鬪猶負無穀與財雖金
城湯池其勢必輕今朝廷擇將練卒制財積糧廼以陝
西河東爲先河北爲後非策也西賊兵銳士寡不能深
入河東天險彼憚爲寇若河北不然自薊直視勢同建
旛賊鼓而前如行莞衽故謀契丹者當先河北謀河北
者捨鎮定無議矣臣願先入穀鎮定鎮定旣充可入穀
餘州列將在陝西河東有功狀者得遷鎮定則鎮定重
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雲奔飈馳抄後掠
前馬之長也疆弩巨挺長槍利刀什伍相聯大呼薄戰
步之長也臣料朝廷與敵相攻必不深入窮追毆而去
之及境則止此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益步故
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鬪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
無所用之夫鎮定一體也自先帝以來爲一道帥專而
兵不分故定堪其習則鎮擣其脅勢自然耳今判而爲
二其顯顯有害者屯砦山川要險之地裂而有之平時
號令文移不能一賊脫叩營壘則彼此不相謀尚肯任
此責邪請合鎮定爲一路以將相大臣領之無事時以
鎮爲治所有事則遷治定指授諸將權一而責有歸策
之上也陛下當居安思危熟計所長必待事至而後圖

之殆矣河東馬彊士習善馳突與鎮定若表裏然粟下井陘不百里八鎮定矣賊若深入以河東健馬佐鎮定兵掩其情若歸者萬出萬全此一奇也臣聞事切於用者不可以文陳臣所論件目繁碎要待刀筆吏委曲可曉臣已便俗言之輒別上擇將畜財一封乞下樞密院三司裁制之又上禦戎論七篇加端明殿學士特遷吏部侍郎知益州尋除三司使右司諫吳及嘗言祁在定州不治縱家人貨公使錢數千緡在蜀奢侈過度旣而御史中丞包拯亦言祁益部多游燕且其兄方執政不可任三司乃加龍圖閣學士知鄭州唐書成遷左丞進工部尚書以羸疾請便醫藥入判尚書都省踰月拜翰林學士承旨詔遇入直許一子主湯藥復爲羣牧使尋卒遺奏曰陛下享國四十年東宮虛位天下係望人心未安爲社稷深計莫若擇宗室賢材進爵親王爲七鬯之主若六宮有就館之慶聖嗣蕃衍則宗子降封郡王以避正嫡此定人心防禍患之大計也又自爲誌銘及治戒以授其子三日歛三月葬慎無爲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卽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毋以金銅雜物置冢中且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諡

勿受贈典冢上植五株栢墳高三尺石翁仲他獸不得用若等不可違命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以此誘莒公莒公在若等不孤矣後贈尚書祁兄弟皆以文學顯而祁尤能文善議論然清約莊重不及庠論者以祁不至公輔亦以此云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嘗以橐自隨爲列傳百五十卷預修籍田記集韻又撰大樂圖二卷文集百卷祁所至治事明峻好作條教其子遵治戒不請謚久之學士承旨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謚謚曰景文

論曰咸平天聖間父子兄弟以功名著聞于時者於陳

堯佐宋庠見之省革聲聞由諸子而益著堯佐相業雖不多見世以寬厚長者稱之堯叟出典方州入爲侍從課布帛修馬政減冗官有足稱者庠明練故實文藻雖不逮祁孤風雅操過祁遠矣君子以爲陳之家法宋之友愛有宋以來不多見也嗚呼賢哉

宋史卷二百八十四終

宋史卷二百八十五

列傳第四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丞管國子監書事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陳執中 劉沆

馮拯子行已

賈昌朝弟昌衡從子炎伯祖父琰

梁適孫子美

陳執中字昭譽以父怨任為祕書省正字累遷衛尉寺丞知梧州上復古要道三篇真宗異而召之帝屬疾春秋高大臣莫敢言建儲者執中進演要三篇以蚤定天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二百八十五

列傳

下根本爲說翌日帝以他疏示輔臣皆贊曰善帝指其袖中曰又有善於此者出之廼演要也因召對便殿勞問久之擢右正言逾月遂立皇太子明年坐考御史進士卷差謬貶衛尉寺丞監 岳州酒務稍復殿中丞通判撫州復右正言曹利用姤虜士偷防福建運使憚遠不行利用爲請乃改京東執中嘗劾奏之利用挾私忿出執中知漢陽軍及利用得罪乃召爲羣牧判官權三司鹽鐵判官知諫院提舉諸司庫務以尚書工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同判流內銓遷三司戶部副使明道中安撫京東進天章閣待制使還知應天府徙江寧府揚州再遷工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元昊寇延州手詔咨訪輔臣攻守方略執中見上對退復奏疏曰元昊乘中國久不用兵竊發西垂以游兵困勁卒其言悅守臣一旦連犯亭障延安幾至不保此蓋范雍納詭說失於戒嚴劉平輕躁喪其所部上下紛攘遠近震駭自金明李士彬族破而並邊離洛皆大壞塞門金明相距二百里宜列修三城城屯兵千人益募弓箭手寇大至則退保小至則出闔選閭門祇候以上爲塞主都監以諸司使爲盧關一路都巡檢以兵二千屬之使爲三砦之援熟羌居漢地久

者委邊臣拊存之反覆者破逐之至於新拊黠羌如涇原康奴滅臧大蟲族久居內地常有叛心不肆剪除恐終爲患今軍須之出民已愁嘆復欲徧修城池如河北之制及夏須成使神運之猶恐不能民力其堪此乎陝西地險非如河北惟涇州鎮戎軍勢稍平易若不責外守而勞內營非策之上也宜修並邊城池其次如延州之鄜同環慶之邠寧不過五七處量爲營葺則科率減民力蘇矣今賊勢方張宜靜守以驕其志蓄銳以挫其鋒增土兵以備守禦省騎卒以減轉餉然後徐議盪平改張節度更須主張將臣橫議不入則忠臣盡節而捐

軀矣既而議刺土兵久不決罷知青州又以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改尚書工部侍郎陝西同經略安撫招討使與夏竦同知永興軍議邊事多異同詔令互出巡邊乃屯涇州令諸部曰寇籍吾水草鈔邊圖利不除且復至命悉焚之表解兵柄以爲兵尚神密千里稟命非所以制勝宜屬四路各保疆圉朝議善之就知陝州復徙青州於是請城傅海諸州朝廷重興役有詔不許執中不奉詔卒城之明年沂卒王倫叛趣淮南執中遣巡檢傅永吉追至采石磯捕殺之召拜參知政事諫官孫甫蔡襄極論不可帝遣使馳賜敕告踰年拜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西夏納款與宰相賈昌朝請解樞密七年春早昌朝罷執中降給事中已而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踰月復官皇祐初以足疾辭位自陳不願爲使相大學士學士孫抃當制遂以尚書左丞知陳州宰相文彥博宋庠以爲禮薄帖麻改兵部尚書遷吏部觀文殿大學士久之拜集慶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河決商胡走大名程琳欲爲堤不果成而去執中乘年豐調丁夫增築二百里以障橫潰以吏部尚書復拜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每朝退閉中書東便門以防漏泄三司勾當公事及監場務官權勢所引者皆奏罷之內外爲之肅然會張貴妃薨治喪皇儀殿追冊爲后王洙石全彬務以非禮導帝意執中隨輒奉行至以洙爲員外翰林學士全彬領觀察使給留後奉久之嬖妾笞小婢出外舍死御史趙抃列八事奏劾執中歐陽修亦言之至和三年春早諫官范鎮言執中爲相不病而家居陛下欲弭災變宜速退執中以快中外之望旣而御史中丞孫抃與其屬郭申錫毋湜范師道趙抃請合班論奏詔令輪日入對卒罷執中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踰年辭節改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封英國公徙河南府又徙曹州皆

不赴過都以疾賜告就第拜司徒岐國公致仕卒贈太師兼侍中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問遺不及門惟殿前都指揮使郭承祐數至其家爲御史所言遂詔中書樞密自今非聚廳無見賓客及議謚禮官韓維曰執中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言遂至貴顯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上相不能總率羣司考正儀典知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號於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皆白而行之此不忠之大者閨門之內禮分不明夫人正室踈薄自絀庶妾賤人悍逸不制其治家無足言者宰相不能秉道率禮正身齊家方杜門深居謝絕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賢士大夫無述焉不勤成名矣請謚曰榮靈後改謚恭襄詔謚曰恭帝篆其墓碑曰褒忠之碑子世儒官至國子博士妻李與羣婢殺世儒所生母世儒與謀皆棄市劉沆字冲之吉州永新人祖景洪始楊行密得江西衙將彭玕據州自稱太守屬景洪以兵欲脅衆附湖南景洪僞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退居不仕及徐溫建國以禮聘之不起官其子煦爲殿直都虞候父素不仕以財雄

里中喜賓客景洪嘗告人曰我不從彭玕幾活萬人後世當有隆者因名所居北山曰後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卽故基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夢衣冠丈夫曰牛相公來已而有娠迺生沆及長倜儻任氣舉進士不中自稱退士不復出父力勉之天聖八年始擢進士第二爲大理評事通判舒州有大獄歷歲不決沆數日決之章獻太后建資聖浮圖內侍張懷信挾詔命督役嚴峻州將至移疾不敢出沆奏罷懷信再遷太常丞直集賢院出知衡州大姓尹氏欺鄰翁老子幼欲竊取其田乃僞作賣券及鄰翁死遂奪而有之其子訴于州縣二十年不得直沆至復訴之尹氏持積歲稅鈔爲驗沆曰若田千頃歲輸豈特此耶爾始爲券時嘗如敕問鄰乎其人固多在可訊也尹氏遂伏罪遷太常博士歷三司度支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擢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奉使契丹館伴杜防強沆以酒沆霑醉拂袖起因罵之坐是出知潭州又降知和州改右諫議大夫知江州時湖南蠻徭數出寇至殺官吏以沆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兼安撫使許便宜從事沆大發兵至桂陽招降二千餘人使散居所部而蠻酋降者皆奏命以官又募土兵分捕餘黨破桃油平能家源斬馘甚衆已而賊復

出殺禪將胡元坐降知鄂州徙京南遷給事中徙洪州
還知審刑院除知永興軍頃之以龍圖閣學士權知開
封府數發隱伏祀明堂遷尚書工部侍郎踰年拜叅知
政事初沆在府有張彥方者客越國夫人曹氏家受富
民金爲僞告敕旣敗繫獄沆抵彥方死辭不及曹氏曹
氏張貴妃母也沆旣用諫官御史皆謂沆於彥方獨不
盡疑以此進爭論之帝不聽貴妃薨追冊皇后沆爲監
護使數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改園
陵使御史中丞孫抃御史范師道毋湜言宰相不當爲
贈后典葬不報旣葬賜后閣中金器數百兩力辭而請

其子瑾試學士院遂帖職時中書可否多用例人或援
例以訟而法有不行沆進言三弊曰近臣保薦辟請動
踰數十皆浮薄權豪之交流相薦舉有司以之貿易而
遂使省府臺閣華資要職路分監司邊防委任授非公
選多出私門又職掌吏人遷補有常而或減選出官起
資換職堂除便家先次差遣之類此近臣保薦之弊一
也審官吏部銓三班當入川廣乃求近地當入近地又
求在京及堂除升陟省府館職檢討之類此近臣陳句
親屬之弊二也其叙錢穀管庫之勞捕賊昭雪之賞常
格雖存僥倖猶甚以法則輕以例則厚執政者不能持

法多以例與之此叙勞干進之弊三也願詔中書樞密
凡三事毋用例餘聽如舊事既施行而衆頗不悅尋如
舊文彥博富弼復入爲相彥博爲昭文館大學士弼監
修國史沆遷兵部侍郎位在弼下論者以爲非故事由
學士楊察之誤乃帖麻改沆監修國史弼爲集賢殿大
學士沆既疾言事官因言自慶曆後臺諫官用事朝廷
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扶人陰
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沆
遂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御史范師道
趙抃歲滿求補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昇等言沆挾私
出御史時樞密使狄青亦因御史言罷知陳州沆奏曰
御史去陛下將相削陛下爪牙此曹所謀臣莫測也昇
等益論辨不已罷沆爲觀文殿大學士工部尚書知應
天府遷刑部尚書徙陳州沆長於吏事性豪率少儀矩
然任數善刺探權近過失陰持之以軒輊取事論者以
此少之卒贈左僕射兼侍中知制誥張瓌草詞詆沆其
家不敢請諡帝爲篆墓碑曰思賢之碑子瑾嘗爲天章
閣待制坐法免後以功復職

馮拯字道濟父俊事漢湘陰公劉贇贇死俊與從行千
餘人繫侍衛獄周太祖赦出之授檢校太子賓客戍安

遠軍馭馬鎮辭不行因徙居河陽拯以書生謁趙普普
奇其狀曰子富貴壽考宜不下我舉進士補大理評事
通判峽州權知澤州徙坊州遷太常丞江南旱命馳傳
振貸貧乏察官吏能否還奏稱旨權知石州擢右正言
歲餘代歸出使河北與轉運使樊知古計邊儲還判三
司戶部理欠憑由司爲度支判官淳化中有上封請立
皇太子者拯與尹黃裳王世則洪湛伏閣請立許王元
僖太宗怒悉貶嶺外拯知端州既至上言請遣使括諸
路隱丁更制版籍及議鹽法通商凡十餘事太宗欲召
還參知政事寇準素不悅拯乃徙知鼎州改通判廣州
郊祀畢覃恩拯與通判彭惟節皆遷尚書員外郎惟節
以太常博士爲屯田員外而拯以左正言爲虞部員外
拯書名舊在惟節上及奏事如故準切責之拯上書言
準阿意不平準坐此罷拯以母喪請內徙命知江州真
宗卽位進比部員外郎御史中丞李惟清表爲推直官
判三司度支勾院遷駕部咸平初坐試開封進士賦涉
譏訕下拯御史臺未幾釋之明年兼侍御史知雜事時
西北用兵王超傳潛將兵出定瀛間觀望玩寇拯極論
之不報超等果逗撓覆軍命拯按傳獄抵潛罪竄流之
擢祠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權判吏部流內銓以審官及

銓法未備建請凡蔭補京官試讀一經書家狀通習爲中格始得仕同勾當三班院向敏中宣撫河北河東拯及陳堯叟爲副宴餞長春殿明年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帝欲修綏州謀諸輔臣拯與宰相向敏中等皆曰便宰相呂蒙正參知政事王旦王欽若皆曰宜棄勿修帝遣洪湛馳驛往視還上七利二害卒修完之時上封者言三司多滯務州郡稟疑事吏民訴理冤獄依違不決者輒數歲旱或由於與此詔拯選幹強吏同三司使裁冗事督舉稽留遂與判度支勾院孫冕省帳牘二十一萬五千本併廢冗官十五員遷尚書工部侍郎

簽書樞密院事賜手札訪邊事拯謂備邊之要不扼險以制敵之衝未易勝也若於保州威虜間依徐鮑河爲陣其形勢可取勝矣前歲王顯達詔不趨要地契丹初壓境王師未行而契丹騎已入鈔賴霖雨乃遁去比王超奏敵已去而東路奏敵方來旣聚軍中山以救望都而兵困糧匱將臣陷歿幾盡超等僅以身免今防秋宜於唐河增屯兵至六萬控定武之北爲大陣邢州置都總管爲中陣天雄軍置鈐轄爲後陣罷莫州狼山兩路兵從之景德中爲參知政事再遷兵部侍郎攝事享太廟有司供帳幔守奉人宿廟室前喧囂不肅拯以聞詔

專爲廟享製帟幕什器藏宗正寺禁吏卒登廟階王濟
上編敕帝以其煩簡不一語輔臣曰顯德敕尤煩蓋世
宗嚴急出于一時之意臣下不敢言其失也王旦進曰
詔敕宜簡近亦傷於煩拯對曰開寶間除諸州通判敕
刑獄錢穀悉條列約束今則略矣時契丹始盟拯言邊
方騷動武臣幸之以爲利帝曰朝廷以信爲守然戒備
不可廢也此外當靜治以安吾民爾爾其奉承之大中
祥符初嚴貢舉糊名法一拯與王旦論選舉帝前拯請兼
攷策論不專以詩賦爲進退帝曰可以觀才識者文論
也拯論事多合帝意如此封泰山爲儀仗使禮成進尚

書左丞以疾在告數請罷帝以手詔諭旨又命宰相王
旦就第勸拯起視事從祀汾陰爲儀仗使遷工部尚書
復以疾求罷拜刑部尚書知河南府聽以府事委官屬
七年除御史中丞又以疾辭除戶部尚書知陳州真宗
嘗謂王旦曰拯固求閑郡何邪旦對曰馬知節嘗譏拯
好富貴所欲節度使爾拯恐爲知節所量不敢請大藩
殆爲此也再知河南府遷兵部尚書入判尚書都省以
吏部尚書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克樞密使其
冬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太子少傅同平章事集賢殿
大學士進左僕射乾興元年進封魏國公遷司空兼侍

中輔臣會食資善堂力口議事丁謂獨不預謂知得罪頗
哀請錢惟演遠曰當致力無大憂也拯熟視惟演惟演
踉蹌及對承明殿太后怒甚語欲誅謂拯進曰謂固有
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謂豈有逆謀哉
第失奏山陵事耳太后怒少解謂既貶拯代謂爲司徒
王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又爲山陵使
奉安真宗御容于西京尋在病告帝賜白金五千兩拯
叩頭稱謝五上表願罷相拜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大尉
兼侍中判河南府卽卧內賜告及旌纛遣內司賓撫問
遷奏其家儉陋被服甚質太后賜以衾綢錦綺屏然拯

平居自奉侈靡顧禁中不知也既卒贈太史中書令諡
文懿拯氣貌嚴重宦者傳詔至中書不延坐工部尚書
林特嘗詣第累日不得通白以咨事使詣中書既至又
遣堂吏謂之曰公事何不自達朝廷卒不見特大愧而
去錢惟演營入相拯以太后姻家力言之遂出惟演河
陽子行已伸已

行已字蕭之以父任爲右侍禁涇原路駐泊都監知憲
州因治狀增秩歷石保霸冀莫五州所至有能稱夏人
旣納款疆候播言契丹治兵幽燕大爲戰具議者欲解
西備北行已言遼夏爲與國元昊入貢容懷詭計幽燕

治兵或爲虛聲邊鄙之虞恐不在河朔也皇祐中知定州韓琦薦爲路鈐轄徙知代州管幹河東緣邊安撫事夏人掠麟州蕃部且盜耕屈野河西田遇官軍連邏者輒聚射詔行已計之行已言此姦民無忌憚非君長過不宜以細故啓大釁但加戒戢足矣五臺山寺調廂兵義勇繕葺爲除和糴穀三萬行已謂不可捐歲入之儲以事不急之務進西上閤門使四遷客省使更高陽關茶鳳定州大名府路馬步總管以衛州防禦使致仕預洛陽耆英之集元祐中終金州觀察使年八十四

伸已字齊賢以蔭^上補右侍禁系遷西頭供奉官授閤門

祇候桂州兵馬都監轉運使俞獻可辟知廉州久之安化蠻擾邊獻可又薦知宜州天聖中改桂宜融柳象沿邊兵馬都監遂專溪峒事以禮賓使復知宜州代還道改供備庫使知邕州治舍有井相傳不敢飲飲輒死伸已日汲自供終更無恙旁城數里有金花木土俗言花開卽瘴起人不敢近伸已故以花盛時醢燕其下亦復無害明道恭謝改東染院使領榮州刺史梓夔路兵馬鈐轄遷洛苑使知桂州兼廣西鈐轄道江陵會安化蠻犯邊官軍不利仁宗遣中人趣伸已討之伸已日夜疾馳至宜州繕器甲募丁壯轉糧餉由三路以進伸已臨

軍單騎出陣語酋豪曰朝廷撫汝甚厚汝乃自取滅亡耶今我奉天子命來汝聽吾言則生不則無噍類矣衆仰泣羅拜曰不圖今日再見馬公也明日蠻渠棄兵械率衆降軍門初部卒以覆將畏匿伸已曰紀律不明主將也戰士何罪請於朝貸其死以勞遷西上閣門使知宜州樂善蠻寇武陽伸已遣諭禍福蠻大悅悉還所掠又莫世堪負險強黠抄劫邊戶爲疆場患伸已設伏擒捕皆寘于法遷果州團練使在宜二年徙桂州改右武衛大將軍守本官分司西京卒始安化蠻叛區希範應募擊賊賊平希範詣闕而言其功朝廷下宜州伸已謂

希範無功妄要賞遂編管全州其後希範遁歸謀爲亂欲殺伸已嶺外騷然議者皆罪伸已焉

賈昌朝字子明真定獲鹿人晉史官緯之從曾孫也天禧初真宗嘗祈穀南郊昌朝獻頌道左召試賜同進士出身主晉陵簿賜對便殿除國子監說書孫奭判監獨稱昌朝講說有師法他日書路隨韋處厚傳示昌朝曰君當以經術進如二公爲潁川郡王院伴讀再遷殿中丞歷知宜興東明縣奭侍讀禁中以老辭薦昌朝自代詔試中書尋復國子監說書上言禮母之諱不出於宮今章獻太后易月制除猶諱父名非尊宗廟也詔從之

景祐中置崇政殿說書以授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昌朝請記錄以進賜名邇英延義記注加直集賢院太平興國寺災是夕大雨震雷朝廷議修復昌朝上言易震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近年寺觀屢災此殆天示警告可勿繕治以示畏天愛人之意西域僧獻佛骨銅像昌朝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示中外悉行其言天章閣置侍講亦首命昌朝累遷尚書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劉平爲元昊所執邊吏誣平降賊議收其家昌朝曰漢族殺李陵陵不得歸而漢悔之先帝厚撫王繼忠家終得繼忠用平事未可知使收其族雖平在亦不得還矣乃得不收攬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兼侍講初銓法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昌朝曰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令請槩舉令而與之奉如大縣進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議者欲以金縢唱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許我有功則責報無窮矣力止之乃上言曰太祖初有天下監唐末五代方鎮武臣士兵牙校之盛盡收其威權當時以爲萬世之利及太宗時將帥幸多舊人猶能仗威靈稟成算出師禦寇所向有功近歲恩倖子弟飾厨傳鈞名譽多非勲勞坐取武爵折衝攻守彼何

自而知哉然邊鄙無事尚得自容自西羌之叛士不練
習將不得人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
削方鎮太過之弊也况親舊恩倖出卽爲將素不知兵
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
之弊也今楊崇勳李昭亮尚任邊鄙望速選士代之方
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此揀
弊之一端也又上備邊六事其一曰馭將帥自古帝王
以恩威馭將帥賞罰馭士卒用命則軍政行而戰功集
太祖脫裘帽賜王全斌曰今日居此幄尚寒不可禦况
伐蜀將士乎此馭之以恩也曹彬李漢瓊討江南太祖
召彬至前立漢瓊等於後授以劔曰副將以下不用命
者得專戮之漢瓊等股栗而退此馭之以威也太祖雖
削武臣之權然一時賞罰及用財集事皆聽其專有功
則賞有敗則誅今每命將帥必先疑貳非近倖不信非
姻舊不委今陝西四路總管而下鈴轄都監巡檢之屬
悉參軍政謀之未成事已先漏甲可乙否上行下戾主
將不專號令故動則必敗請自今命將去疑貳推恩惠
務責以大效得一切便宜從事偏裨有不聽令者以軍
法論此馭將之道也其二曰復士兵遺法也河北鄉兵其廢已久陝

西土兵數爲賊破存者無幾臣以謂河北河東強壯已
召近臣詳定法制每鄉爲軍其材能絕類者籍其姓名
補之陝西蕃落弓箭手貪召募錢物利月入糧奉多就
黥涅爲營兵宜優復田疇使力耕死戰世爲邊用可以
減屯戍省供饋矣內地州縣增置弓手如鄉軍之法而
閱試之其三曰訓營卒太祖朝令諸軍毋得食肉衣帛
營舍有粥酒有則逐去士卒有服繒綵者笞責之異時
被鎧甲冒霜露戰勝攻取皆此曹也今營卒驕惰臨敵
無勇舊例三年轉員謂之落權正授雖未能易此制卽
不必一例使爲總管鈐轄擇有才勇可任將帥者授之

况今之兵仗製造殊不適用宜按八陣五兵之法以時
教習使啓殿有次序左右有形勢前却相附上下相援
令之曰失一隊長則斬一隊何慮衆不爲用乎其四曰
制遠人今四夷蕩然與中國通在北則臣契丹其西則
臣元昊二國合從有犄角中國之勢借使以歲幣羈縻
心臣恐不可勝算古之備邊西有金城上郡北則雲中
鴈門今自滄之秦綿亘數千里無山河之阻獨特州縣
鎮戍爾歲所供贍又不下數千萬一穀不熟或至狼狽
契丹近歲兼用燕人治國建官一同中夏元昊據河南
列郡而行賞罰此中國患也宜度西方諸國如沙州喃

斯明珠滅臧之族近北如黑水女真高麗新羅之屬舊
通國中募人往使誘之使歸我則勢分而釁生體解而
瓦裂矣其五曰緩蕃部屬尸者邊垂之屏翰也延有金
明府有豐州皆戎人內附之地朝廷恩威不立疆敵迫
之塞上諸州藐焉孤壘蕃部旣壞土兵亦衰破敵之日
未可期也臣請陝西緣邊諸路守臣皆帶安撫蕃部之
名擇其族大有勞者爲首帥如河東折氏之比庶可爲
吾藩籬之固也其六曰謹覘候古者守封疆出師旅居
則有行人之覘國戰則有前茅之慮無其謹如此太祖
命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
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進控山西武守琪戍晉陽
李謙溥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升守原州馮繼業
鎮靈武筦權之利悉輸之軍中聽其貿易而免其征稅
邊臣富於財得以爲間諜羌夷情狀無不預知二十年
間無外顧之憂今日西部任邊事者敵之情狀與山川
道路險易之勢絕不通曉使蹈不測之淵入萬死之地
肝腦塗地狼狽相藉何以破敵制勝耶願監藝祖任將
帥之制邊城財用悉以委之募敢勇之士爲爪牙臨陣
自衛無殺將之辱募死力爲覘候而望敵知來無陷兵
之耻書奏多施行之昌朝請度經費罷不急詔與三司

合議歲所省緡錢百萬又言朝臣七十筋力衰者宜依典故致仕有功狀可留者勿拘因疏耄昏不任事者八人令致仕慶曆三年拜參知政事上言用兵以來天下民力頗困請詔諸路轉運使毋得承例折變科率須科折者悉聽奏裁雖奉旨及三司文移於民不_用者亦以上聞以工部侍郎充樞密使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仍兼樞密使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昌朝獨曰自古將帥被執歸者多不死元孫由是得免詔有司議升祔奉慈廟三后有司論不一昌朝曰章獻母儀天下章懿誕育聖躬宜如祥符升祔元德皇后故事章惠於陛下有慈保之恩當別享奉慈廟如故乃奉二后神主升祔真宗廟密詔遷中外官一等優賜諸軍昌朝與同列力疏乃止又詔遷二府官益固辭元昊既款附請宰相罷兼樞密使六年日食帝謂昌朝等曰謫見于天願歸罪朕躬卿宜究民疾苦思所以利安之昌朝對曰陛下此言足以弭天變臣敢不夙夜孜孜以奉陛下帝又曰人主懼天而修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昌朝因頓首謝明年春旱帝避正寢減膳昌朝引漢災異冊免三公故事上表乞罷參知政事吳育數與昌朝爭議上前論者多不

直昌朝有向綬者知永靜軍疑通判譖已誣以事迫令自殺高若訥知審刑院附昌朝議欲從輕坐吳育力爭綬卒減死一等未幾若訥爲御史中丞言大臣廷爭不肅故雨不時若遂罷育而除昌朝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河北安撫使帝賜銀飾肩輿尋以討貝州賊有功移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偕言賊發昌朝部中不當賞弗從契丹聚亡卒勇仇者號投來南軍邊法卒亡自歸者死昌朝除其法歸者輒遷補於是來者稍衆因廉知契丹事契丹遂拒亡卒黜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契丹故稍侵邊界昌朝爲立法質地而主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歲餘地悉復三司使葉清臣移用河北庫錢昌朝格詔不與清臣論列不已遂出清臣河陽徙昌朝判鄭州過關入觀留爲祥源觀使拜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朝會班中書門下視其儀物歲中求外復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中謝自昌朝始也母喪去位服除判許州召對邇英閣帝問乾卦昌朝上奏曰乾之上九稱亢龍有悔悔者凶災之萌爻在亢極必有凶災不言凶而言悔者以悔有可凶可吉之義

修德則免悔而獲吉矣用九見羣龍無首吉聖人用剛
健之德乃可决萬機天下又盛柔不可以濟然亢而過
剛又不能久獨聖人外以剛健决事內以謙恭應物不
敢自矜爲天下首乃吉也手詔優答又言漢唐都雍置
三輔內翼京師朝廷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他道制度
不稱王畿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滑鄭皆隸開
封府以四十二縣爲京畿帝納之將行命講讀官餞于
資善堂復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撫使時河決商胡昌朝
請復故道不從語在河渠志六塔功敗賓棣德博民多
水死昌朝振旅之甚力內侍劉恢往視還言河決趙征

村與帝名嫌爲不祥時皆謂昌朝使之以播當國者嘉
祐元年進封許國公又兼侍中尋以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爲樞密使三年宰相文彥博請罷諫官御史恐昌朝
代彥博乃相與言昌朝建大第別剗客位以侍宦官宦
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不治遂以鎮安軍節度使右僕
射檢校太師侍中兼充景靈宮使出判許州又以保平
軍節度陝州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府兼安撫使英宗
卽位徙鳳翔節度使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公治
平元年以侍中守許州力辭弗許明年以疾留京師迺
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卒年六十八諡

日文元御書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所著羣經音辨通
紀時令奏議文集百二十二卷昌朝在侍從多得名譽
及執政乃不爲正人所與而數有攻其結宦官宮人者
初昌朝侍講時同王宗道編修資善堂書籍其實教授
內侍諫官吳育奏罷之及張方平留唐詢而詢譖育世
以爲昌朝指也然言者謂昌朝釋宦官矯制後驗問無
事實云子章館閣校勘蚤世青朝請大夫弟昌衡

昌衡字子平舉進士爲梓州路轉運判官賈人請富順
井鹽吏視賄多寡爲先後昌衡一隨月日給之瀘州邊
夷蠻故時守以武吏昌衡請由東銓調選蠻驅馬來市

官第其良弩爲二等上者送秦州下者輒輕估直而抑
買昌衡請嚴禁之徙提點淮南刑獄廣東轉運使徙兩
浙路熙寧更法度核吏治昌衡數以利害聞神宗獎其
論奏忠益召爲戶部副使提舉市易司課羨增秩右諫
議大夫加集賢殿修撰知河南府歷陳鄆應天府鄧州
以正議大夫致仕卒從子炎

炎字長卿以昌朝蔭更歷倉庫積進至工部侍郎政和
中以顯謨閣待制知應天府徙鄆州永興初陝西行鐵
錢久弊益輕蔡京設法盡斂之更鑄夾錫錢幣稍重京
去相轉運使李諲陳敦復見所斂已多遽請罷鑄鐵錢

既復行其輕加初自關以西皆罷市民不聊生炎獨一切弛禁聽從其便其後宣徽使童貫又以兩者重輕相形遂盡廢夾錫不得用民益以爲苦炎徙知延安因表言錢法屢變人心愈惑今人以爲利者臣見其害以爲是者臣見其非中產之家不過畜夾錫錢一二萬旣棄不用則惟有守錢而死耳邊甿生理蕭條官又一再變法郵延去敵迫近民殊不安民不安則邊不可守願得內郡以養母乃命爲潁州未行復留又與貫制疆事不合貫沮之改河陽又改鄧州加直學士知永興入對留爲工部侍郎貫簽書樞密院河西北兩房侍從邀炎俱往賀炎曰故事無簽書兩房者彼非執政何賀爲會以疾卒年五十八贈銀青光祿大夫昌朝伯祖父琰琰字季華晉中書舍人給事中偉之子也以蔭授臨淄雍丘主簿歷通判澧州太宗尹京奏以爲開封府推官加左贊善大夫及卽位超拜左正議大夫樞密直學士未幾擢三司副使太平興國二年卒琰風神峻整有吏幹佐太宗居幕府凡五年勤於所職昆弟五人琰最幼及琰歷官而諸兄相繼死琰拊循孤幼聚族凡百口分給永食庭無間言士大夫以此稱之琰子湜汾湜至軍器庫使交趾黎桓之墓丁璿也朝廷以孫全興將兵討

焉湜與王僕同掌軍事黎桓僞降全興信之軍遂北湜
僕金坐失律誅汾至殿中丞湜子昌符賜同學究出身
汾昌齡第進士爲屯田員外郎

梁適字仲賢東平人翰林學士顥之子也少孤嘗輯父
遺文及所自著以進真宗曰梁顥有子矣授祕書省正
字爲開封二曹知崑山縣徙梧州奏罷南漢時民間折
稅更舉進士知淮陽軍又奏減京東預買紬百三十萬
論景祐赦書不當錄宋梁後仁宗記其名尋召爲審刑
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依鬼神以詛殺人獄具以無
傷讞適駁曰殺人以刃或可拒而詛可拒乎是甚於刃

也卒論死有鳥似鶴集端門稍下及庭中大臣或倡以
爲瑞適曰此野鳥入宮庭耳何瑞之云嘗與同院燕肅
奏何次公案帝顧曰次公似是漢時人字肅不能對適
進曰蓋寬饒黃霸皆字次公帝悅因詢適家世益器之
他日宰相擬適提點刑獄帝曰姑留之俟諫官有關可
用也遂拜右正言林瑀由中旨侍講天章閣適疏其過
又言夏守贇爲將無功不宜復典宥密會婦黨任中書
執政以嫌改直史館修起居注奉使陝西與范仲淹條
邊機十餘事進知制誥權發進開封府歲餘出知兗州
萊蕪冶鐵爲民病當役者率破產以償適募人爲之自

是民不憂台戶而鐵歲溢再遷樞密直學士知延州告歸治塋過京師得入見自言前爲朋黨擠逐留爲翰林學士御史交劾之以侍讀學士知澶州徙秦州入知審刑院擢樞密副使張堯佐一日除四使言者爭之力帝頗怒適曰臺諫論事職耳堯佐恩實過恐非所以全之遂奪二使儂智高入寇移嫚書求邕桂節度帝將受其降適曰若爾嶺外非朝廷有矣乃遣狄青討之賊平帝曰向非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遷參知政事契丹欲易國書稱南北朝適曰宋之爲宋受之於天不可改也契丹亦其國名自古豈有無名之國哉遂止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大瑋王守惠求爲節度使適持不可張貴妃治喪皇儀殿又以爲不可將以適爲園林使適言國朝以來無此制由是寢與陳執中不合適曉暢法令臨事有膽力而多挾智數不爲清議所許御史馬遵吳中復極論其貪黷怙權罷知鄭州宗師茶賈負公錢四十萬緡鹽鐵判官李虞卿案之急賈懼與吏爲市內交於適子弟適出虞卿提點陝西刑獄及罷帝卽還虞卿三司復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秦州古渭初建砦間爲屬羌所鈔益兵拒守羌復驚疑適具牛酒召諭其種人且罷所益兵羌不爲患徙永興軍夏人盜耕

屈野河西田累年朝廷欲正封以適爲定國軍節度使
知并州至則悉復侵地六百里遠知河陽領忠武昭德
二鎮檢校太師復爲觀文殿大學士以太子太保致仕
進太傅熙寧三年卒年七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曰莊肅
孫子美紹聖中提舉湖南常平時新復役法子美先諸
路成役書就遷提點刑獄建中靖國初除尚書郎中中
書舍人鄒浩封還之改京西轉運副使諫議大夫陳次
升又言子美緣章惇姻家連湖使外承迎其旨意一時
逐臣在封部者多被其虐不且使在近畿及徙成都路
累遷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領漕計以奉上至捐緡

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崇寧間諸路漕臣進羨餘白子
美始北珠出女真子美市於契丹契丹嗜其利虐女真
捕海東青以求珠兩國之禍蓋基於此子美用是致位
光顯宣和四年以疾罷爲開府儀同三司提舉嵩山崇
福宮卒贈少保子美爲郡縱侈殘虐然有幹才所至辦
治云

論曰此五人者皆以文吏爲宰相執中建儲一言適契
上意不然何超遷之驟也然與劉沆皆寡學少文希世
用事馮拯議論多迎合主意昌朝明經術而尚阿私梁
適曉法令而挾智術斯君子所不與也若執中不受私

謁沆臨事強果拯從容一言免謂於誅死此又足稱者
焉

宋史

卷一百八十五

宋史卷二百八十六

列傳第四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書事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魯宗道

薛奎

王曙

蔡齊

從子延慶

子益柔

魯宗道字貫之亳州譙人少孤鞠于外諸家舅皆武人
頗易宗道宗道益自奮勵讀書袖所著文謁戚綸綸器
重之舉進士為濠州定遠尉再調海鹽令縣東南舊有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一百八十六

列傳

港導海水至邑下歲久湮塞宗道發鄉丁疏治之人號
魯公浦改歙州軍事判官再遷祕書丞陳堯叟辟通判
河陽天禧元年始詔兩省置諫官六員考所言爲殿最
首擢宗道與劉燁爲右正言諫章由閣門始得進而
賜對宗道請面論事而上奏通進司遂爲故事嘗言守
宰去民近而無以區別能否今除一守令雖資財低下
而考任應格則左司無擯斥故天下親民者黷貨害政
十常二三欲裕民而美化不可得矣漢宣帝除刺史守
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守佐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
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設之以自觀其施爲才不
肖皆得進退之吏部之擇縣令放此庶得良守宰宣助
聖化矣真宗納之宗道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厭其數
後因對自訟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納諫之虛名邪臣
竊耻尸祿請得罷去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魯直
蓋思念之也尋除戶部員外郎兼右諭德踰年遷左諭
德直龍圖閣仁宗卽位遷戶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兼
侍講判吏部流內銓宗道在選調久患銓格煩密及知
吏所以爲奸狀多釐正之悉揭科條廡下人便之雷允
恭擅易山陵詔與呂夷簡等按視還拜右諫議大夫叅
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問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

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時有請立劉氏七廟者
太后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不可曰若立劉氏七廟如
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輦先帝行宗
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遽命輦後乘輿時執
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統
袴子弟得以恩澤處邪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
屢於帝前折之自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
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再遷尚書禮部侍郎祥源
觀使在政府七年務抑僥倖不以名器私人疾劇帝臨
問賜白金三千兩既卒皇太后臨奠之贈兵部尚書宗
道爲人剛正疾惡少容遇事敢言不爲小謹爲諭德時
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真宗亟召使者及門父
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卽上怪公來遲何
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
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真宗果問使者具
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
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嘗以語
太后太后臨朝遂大用之初太常議諡曰剛簡復改爲
肅簡議者以爲肅不若剛爲得其實云

薛奎字宿藝絳州正平人父化光善數術嘗以平晉策

于太宗行在召見不用罷歸適奎始生撫其首曰是子必至公輔奎舉進士爲州第一乃推與里人王嚴而處嚴下進士及第爲隰州軍事推官州民常聚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博者適至血偶流衣邏卒捕送州考訊誣伏奎獨疑之白州緩其獄後果得殺人者徙儀州推官嘗部丁夫運糧至鹽州會久雨粟麥漬腐奎白轉運盧之翰請縱民還州而償所失之翰怒欲劾奏之奎徐曰用兵久人疲轉餉今幸兵食有餘安用此陳腐以困民哉之翰意解凡民所失悉奏除之改大理寺丞知莆田縣請蠲南閩時稅鹹魚蒲草錢遷殿中丞知長水縣徙知永州州有錢監歲調兵三百人采鐵而歲入不償費奎奏聽民自采而所輸輒倍之遷太常博士向敏中薦爲殿中侍御史出爲陝西轉運使趙德明言延州蕃落侵其地黑林平下詔按驗奎閱郡籍德明嘗假道黑林平移文錄示之德明遂伏未幾坐失舉免數月起通判陝州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副使遷江淮制置發運使疏漕河廢三堰以便餉運進吏部員外郎父喪奪哀擢三司戶部副使與使李士衡爭論事改戶部郎中直昭文館知延州趙元昊每遣使至京師請奉予吏因市禁物隱關算爲姦利奎廉得狀請留蜀道

縑帛於關中轉致給之遷吏部擢龍圖閣侍制權知開封府爲政嚴敏擊斷無所貸帝益加重使契丹還遷右諫議大夫權御使中丞上疏論擇人求治崇節儉屏聲色凡十數事章獻太后稱制契丹使蕭從順請見太后且言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而契丹使來乃不得見奎時館伴折之曰皇太后垂簾聽政雖本朝羣臣亦未嘗見也從順乃已或讒云奎漏禁中語改授集賢院學士知并州改秦州州宿重兵經費常不足奎務爲儉約教民水耕謹商算歲中積粟三百萬征算餘三千萬覈民隱田數千頃得芻粟十餘萬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

秦民與夷落數千人列奎治狀請留璽書褒諭不許成都民婦訟其子不孝詰之乃曰貧無以爲養奎出俸錢與之戒曰若復失養吾不貸汝矣其母子遂如初嘗夜燕有戍卒殺人人皆奔走奎密遣捕殺之坐客莫有知者臨事持重明決多此類也召爲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遂參知政事帝諭曰先帝嘗以爲卿可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俄遷給事中帝嘗謂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不然也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對帝然之遷尚書禮部侍郎太后謁太廟欲被服天子袞冕奎曰必御此若何爲拜力陳其不可終不見

聽及太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其在衾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卒以后服歛因上言請逐內侍羅崇勳等時二府大臣多罷去奎得喘疾數辭位罷爲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判尚書都省帝手書禁方賜之小間入見疾尋作卒贈兵部尚書諡簡肅奎性剛不苟合遇事敢言真宗時數宴大臣至有霑醉者奎諫曰陛下卽位之初勵精萬幾而簡宴幸今天下誠無事而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及叅政事謀議無所避能知人范仲淹龐籍明鎬自爲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無子以從子爲嗣

王曙字晦叔隋東臯子績之後世居河汾後爲河南人中進士第再調定國軍節度推官咸平中舉賢良方正科策入等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定海縣還爲羣牧判官考集古今馬政爲羣牧故事六卷上之遷太常丞判三司憑由理欠司坐舉進士失實降監廬州茶稅再遷尚書工部員外郎龍圖閣待制以右諫議大夫爲河北轉運使坐部吏受賕降知壽州徙淮南轉運使勾當三班院權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繩盜以峻法多致之死有卒夜告其軍將亂立辨其僞斬之蜀人比

之張詠號前張後王入爲給事中仁宗爲皇太子與李
迪同選兼賓客復坐貢舉失實黜官復爲給事中兼羣
牧使其妻寇準女也準罷相且貶曙亦降知汝州準再
貶曙亦貶郢州團練副使起爲光祿卿知襄州又徙汝
州復給事中知潞州州有殺人者獄已具曙獨疑之旣
而提點刑獄杜衍至事果辨曙爲作辨獄記以戒官吏
徙河南府永興軍召爲御史中丞兼理檢使理檢置使
自此始王清昭應宮災繫守衛者御史獄曙恐朝廷議
修復上言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爲桓僖親盡當毀者
也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以爲高廟不當居
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臺榭宮室爲戒宜罷
之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建宮非應經義災變
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仁宗與
太后感悟遂減守衛者罪已而詔以不復繕脩諭天下
又請三品以上立家廟復唐舊制以尚書工部侍郎參
知政事以疾請罷改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陝州徙
河陽再知河南府遷吏部召爲樞密使拜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逾月首發疽卒贈太保中書令謚文康曙方嚴
簡重有大臣體居官深自抑損喜浮圖法齋居蔬食泊
如也初錢惟演留守西京歐陽修尹洙爲官屬修等頗

游宴曙後至嘗勵色戒修等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知
寇萊公晚年之禍邪修起對曰以脩聞之萊公正坐老
而不知止爾曙默然終不怒及爲樞密使首薦脩等置
之館閣有集四十卷周書音訓十二卷唐書備問三卷
莊子旨歸三篇列子旨歸一篇載斗奉使錄二卷集兩
漢詔議四十卷子益恭益柔益恭字達夫以蔭爲衛尉
寺丞性恬淡慕唐王龜之爲人數解官就養曙參知政
事治第西京益恭勸曙引年謝事曙不果去終父喪遂
以尚書司門員外郎致仕門與浮圖隱者出游洛陽名
園山水無不至也以子登朝累遷司農少卿卒

益柔字勝之爲人伉直尚氣喜論天下事用蔭至殿中
丞元昊叛上備邊選將之策杜衍下度宣撫河東益柔
寓書言河外兵饟無法非易帥臣轉運使不可因條其
可任者衍度使還以學術政事薦知介丘縣慶曆更用
執政異意者指爲朋黨仁宗下詔戒敕益柔上書論辨
言尤切直尹洙與劉滄爭城水洛事自涇原貶慶州益
柔訟之曰水洛一障耳不足以拒賊滄裨將洙爲將軍
以天子命呼之不至戮之不爲過顧不敢專執之以聽
命是洙不伸將軍之職而上尊朝廷未見其有罪也不
聽范仲淹未識面以館閣薦之除集賢校理預蘇舜欽

秦邸會醉作傲歌時諸人欲遂傾正黨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參政賈昌朝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攻排不遺力至列狀言益柔罪當誅韓琦爲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爲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但黜監復州酒久之爲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凡中旨所需不應法式有司迎合以求進者悉論之不置出爲兩浙京東西轉運使上言今考課法區別長吏能否必明有顯狀顯狀必取其更置興作大利夫小政小善積而不已然後能成其大取其大而遺其細將

競利圖功恐事之不舉者日多而虛名無實之風日起願參以唐四善兼取行實列爲三等不行熙寧元年入判度支審院詔百官轉對益柔言人君之難莫大於辨邪正邪正之辨莫大於置相相之忠邪百官之賢否也若唐高宗之李義甫明皇之李林甫德宗之盧杞憲宗之皇甫鏞帝王之鑑也高宗德宗之昏蒙固無足論明皇憲宗之聰明乃蔽於二人如此以二人之庸猶足以致禍况誦六藝挾才智以文致其姦說者哉意蓋指王安石也判吏部流內銓舊制選人當改京官滿十人乃引見由是士多困滯且遇舉者有故輒不用益柔請才

二人卽引見衆論翕然稱之直舍人院知制誥兼直學士院直學士遇明堂恩中書熟狀加光祿大夫而舊嗜已特進益柔以聞帝謂中書曰非翰林幾何不爲羗夷所笑宰相怒其不申堂用他事罷其兼直遷龍圖閣直學士祕書監知蔡揚亳州江寧應天府卒年七十二益柔少力學通羣書爲文日數千言尹洙見之曰瞻而不流制而不窘語淳而厲氣壯而長未可量也時方以詩賦取士益柔去不爲范仲淹薦試館職以其不善詞賦乞試以策論特聽之司馬光嘗語人曰自吾爲資治通鑑人多欲求觀讀未終一紙已欠仲思睡能閱之終篇者惟王勝之耳其好學類此

蔡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也曾祖綰爲萊州膠水令因家焉齊少孤依外家劉氏舉進士第一儀狀俊偉舉止端重真宗見之顧宰相寇準曰得人矣詔金吾給七騶傳呼以寵之狀元給騶自齊始也除將作監丞通判交州徙維州以祕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仁宗初爲司諫修起居注改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錢惟演守河陽請曲賜鎮兵錢章獻太后將許之齊曰上新卽位惟演外戚請偏賞以示私恩不可許遂劾奏惟演以起居舍人知制誥入爲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太后

大出金帛脩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勳主之命齊爲文記之崇勳陰使人誘齊曰趣爲記當得參知政事矣齊久之不上崇勳譏之罷爲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叅知政事魯宗道固爭留之不能得以親老改密州徙應天府召爲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太后崩遺誥以揚太妃爲皇太后同裁制軍國事閣門趣百官賀齊使臺吏毋追班乃入白執政曰上春秋富習知天下情僞今始親政事豈宜使女后相踵稱制乎遂罷預政復爲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有飛語傳荆王元儼爲天下兵馬都元帥者捕得繫獄連逮甚衆帝怒使齊按問之齊曰此小人無知不足治且無以安荆王帝悟遽釋之拜樞密副使交趾虐其部人欵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謂不可內齊曰蠻人去暴而歸有德卻之不祥請給荆湖閑田使自營若縱去當不復還舊部必聚而爲盜賊矣不從後數年蠻果爲亂蜀大姓王齊雄坐殺人除名齊雄太后姻家未更赦復官齊曰果如此法撓矣明日入奏事曰齊雄恃勢殺人不死又亟授以官是以恩廢法也帝曰降一等與官可乎齊曰以恩廢法如朝廷何帝勉從之乃抵齊雄罪錢惟演附丁謂樞密題名輒削去寇準姓氏云逆準不書齊言於仁宗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

稷之臣也豈可爲姦黨所誣哉仁宗遽令磨去郭皇后廢將立富人陳氏女爲后齊極論之拜禮部侍郎叅知政事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境上輔臣欲調兵備邊與齊迭議帝前齊書三策料契丹必不叛盟王曾與齊善曾與夷簡不相能曾罷相齊亦以戶部侍郎歸班尋出知潁州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諡曰文忠潁人見其故吏朱家會喪猶號泣思之齊方重有風采性謙退不妄言有善未嘗自伐丁謂秉政欲齊附已齊終不往少與徐人劉頴善頴罪廢齊上其書數十萬言得復官頴卒又以女妻其子庠所薦龐籍楊偕劉隨段少連後

率爲名臣始齊無子以從子延慶爲後旣歿有遺腹子曰延嗣

延慶字仲遠中進士第通判明州歷福建路轉運判官提點京東陝西刑獄神宗初以集賢校理歷開封府推官有衛士告黃衣老卒筒火入直延慶察卒色辭疑焉詢之果爲所誣卽反坐告者事聞帝重之加直史館知河中府明年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判流內銓拜天章閣侍制秦鳳等路都轉運使以應辦熙河軍須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王韶進師河州羌斷其歸路延慶曰兵事非吾所宜預然主帥在難不急援之恐敗國事遂檄兵

赴救羌解去詔得全帥還轉運判官蔡曠劾其擅興朝廷問知狀曠他道詔入朝廷慶攝熙帥元夕張燈羌乘隙伏兵北關下遣其種二十九人僞請來屬將舉火內應延慶覘知悉斬以徇伏者宵潰蕃官詐稱木征欲降邀大將景思立來迎延慶命毋輒出卽違節制雖有功亦誅思立不從卒敗死徙知成都府兼兵馬都鈐轄本道舊不制都鈐轄至是特命之茂州羈縻州蠻族九自推一人爲將統其衆將常在州聽要東州居羣蠻中無城塹惟樹鹿角爲固蠻屢夜入剽人畜徼貨來贖民患苦詣郡守李琪請築城琪上于朝詔延慶度其利便延慶下其事琪已去後守沿百常以爲利築之蠻酋訴謂侵其土地乞罷築不許蠻數百奄至拒卻之明日又大至盡焚鹿角及民廬舍引梯衝攻牙城百常扞禦殺二蠻酋及退然游騎猶遶四山南北路皆爲所據城中不敢出百常募人間道告急於成都延慶命與之和奏乞遣近上內臣共經蠻事詔押班王中正往中正受旨凡軍事皆令與都鈐轄議將行言茂去成都遠一一與議慮失事機請得專決於是事無巨細皆自處延慶不復預監司附中王奏延慶區理失宜致生邊患徙知渭州仍降爲天章閣待制夏人禹臧苑麻疑邊境有謀使

人入塞賣馬吏執以告延慶曰彼疑故來覘執之是成其疑約馬直授之使去疆吏入敵境攘羊馬得而戮諸境上且告之曰兩境不相侵則相保以安故戮以戒若有之亦當爾也夏人悅服嘗得安南行軍法讀之傲其制部分正兵弓箭手人馬團爲九將合百隊分左右前後四部隊有駐戰拓戰之別步騎器械每將皆同以蕃兵人馬爲別隊各隨所近分隸焉諸將之數不及正兵之半乃所以制之處老弱於城若較其遠近而爲區別使蕃漢無得相雜以防其變具爲書上之時鄜延呂惠卿亦分畫兵延慶條其不便神宗善其議召知開封府

拜翰林學士以言者罷知滁州歷瀛州復龍圖閣待制帥高陽閱歲復直學士終定武元祐中入爲工部吏部侍郎卒年六十二賜錢三十萬官庀其葬延慶有學問平居簡嘿遇事能別白是非所至有惠政旣爲伯父齊後齊晚得子乃歸其宗籍家所有付之無一毫自予萊人義焉

論曰章獻太后稱制時羣臣多希合用事魯宗道薛奎蔡齊參預其間正色孤立無所回撓宗道能沮劉氏七廟之議奎正母后袞冕爲非禮齊從容一言絕太后相踵稱制之患真所謂以道事君者歟曙辨奸斷獄爲時

良吏在位又多薦拔名臣若請羣臣立家廟以復古禮
皆知為政之本焉

史卷二百八十六終

宋史卷二百八十七

列傳第四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楊礪 宋湜 王嗣宗 李昌齡從子

趙安仁父子子良 規孫君錫 陳彭年

楊礪字汝礪京兆鄆人曾祖守信唐山南西道節度同
平章事本宦官復恭假子也祖知禮後唐均州刺史父
仁儼入蜀仕王氏為丹稜令蜀平補渭南主簿累遷永

和令礪建隆中舉進士甲科父喪絕水漿數日服除以
祿不足養母閑居無仕進意鄉舊移書敦諭礪乃赴官
解褐鳳州團練推官歲餘又以母疾棄官開寶九年詣
闕獻書詔試學士院授隴州防禦推官入遷光祿寺丞
丁內艱起就職久之轉祕書丞改屯田員外郎知鄂州
以善政聞端拱初真宗在襄邸遷庫部充記室叅軍賜
金紫初廣順中周世宗節制澶州礪贄文見之館接數
日世宗入朝礪處僧舍夢古衣冠者曰汝能從乎礪隨
往觀宮衛若非人間殿上王者秉圭南向總三十餘礪
升謁之最上者前有按置簿錄人姓名礪見已名居首
因請示休咎王者曰我非汝師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
異日汝主也當問之其人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予
名亦顯矣礪再拜寤而志之礪初名勵以籍作礪遂改
之至是受命謁見藩府歸謂子曰吾今見襄王儀貌卽
所夢來和天尊也遷水部郎中真宗尹開封礪爲推官
真宗嘗問礪何年及第礪唯唯不對後知其唱名第一
自悔失問謂礪不以科名自伐甚重之儲宮建兼右諭
德轉度支郎中卽位拜給事中判吏部銓未幾召入翰
林爲學士咸平初知貢舉俄拜工部侍郎樞密副使二
年卒年六十九真宗軫悼謂宰相曰礪介直清苦方當

任用遽此淪謝卽冒雨臨其喪礪劬舍委巷中乘輿不能進步至其第嗟憫久之廢朝贈兵部尚書中使護墓礪爲文尚繁無師法每詩一題或數十篇在翰林制誥迂恠見者哂之有文集二十卷子嶠至祠部郎中嶧至太常博士峭至太子中舍少子嶠至道初與張庶凝刊校真宗儲邸書籍真宗卽位皆賜進士出身直史館嶠至祠部郎中庶凝至太常丞

宋湜字持正京兆長安人曾祖擇牟平令祖贊萬年令父溫故晉天福中進士至左補闕弟溫舒亦進士至職方員外郎兄弟皆有時名湜幼警悟早孤與兄泌勵志篤

學事母以孝聞溫舒典耀州湜侍行代作牋奏詞飲而麗溫舒拊背曰此兒真國器恨吾兄不及見也太平興國五年進士釋褐將作監丞通判梓州權鹽院就遷右贊善大夫宋準薦其文拜著作郎直史館賜緋雍熙三年以右補闕知制誥與王化基李沆並命仍賜白金五百兩錢五百萬加戶部員外郎與蘇易簡同知貢舉俄判刑部賜金紫淳化二年祇尼道安訟大理斷獄不當湜坐累降均州團練副使母老湜留其室奉養移汝州與王禹偁並召入爲禮部員外郎直昭文館五年以職方員外郎再知制誥判集賢院知銀臺通進封駁司至

道元年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三班又兼修國史判昭
文史館事加兵部郎中真宗卽位拜中書舍人丁內艱
起復咸平元年冬改給事中充樞密副使真宗北巡將
次大名以扈從軍列爲行陣親御鎧甲於中諸王樞密
介胃以從命湜與王顯分押後陣駐蹕數日常召見便
殿方奏事疾作仆地內侍掖出太醫診視撫問相繼以
疾亟聞明年正月真宗臨視許以先歸賜衾褥曰此朕
嘗御者雖故暗亦足禦道途之寒又遣內侍護送供帳
至澶州卒年五十一廢朝贈吏部侍郎以子綸爲太祝
純爲奉禮郎弟某爲光祿寺丞湛爲大理寺丞姪孫選同
學究出身真宗再幸河朔追悼之加贈刑部尚書諡曰
忠定湜風貌秀整有醞藉器識冲遠好學美文詞善談
論飲詭曉音律妙於奕棋筆法造媚書帖之出人多傳
倣喜引重後進有名者又好趨人之急當世士流翕然
宗仰之有文集二十卷湜兄泌太平興國二年進士至
起居郎直史館越王府記室叅軍溫舒三子沆解濤沆
剛率喜談兵太平興國五年進士歷佐正言京西轉運
使度支判官淳化二年呂蒙正罷相沆坐親黨貶宜州
團練副使起爲太子中允換如京副使咸平中遣與梅
詢使西京爲安撫使未行罷爲環慶路都監與知環州

張從古擅發兵襲敵不與部署叶謀又士卒有死傷者責授供奉官後爲文思副使京西提點刑獄卒解有清節居長安不仕與种放魏野遊多篇什酬唱濤端拱二年進士歷殿中丞知襄城縣以政績聞賜緋魚歷鹽鐵判官累遷監察御史知虢州純及泌子緯皆至殿中丞王嗣宗字希阮汾州人曾祖同節寶鼎令祖待價汾州防禦推官父夢證成州軍事判官嗣宗少力學自奮遊京師以文謁王祐頗見優待開寶八年登進士甲科補秦州司寇叅軍侍御史路冲知州事爲政苛急盜賊羣起嗣宗乘間極言其闕失冲大怒繫嗣宗於獄又教無

賴民被罪者訟嗣宗治獄狂濫朝廷遣殿中丞王廷範按之具獲訟者誣罔狀嗣宗乃得釋太宗征河東嗣宗陳邊事召赴行在就大理寺丞通判陸州改右贊善大夫徙河州太宗遣武德卒潛察遠方事嗣宗械送京師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猥信此輩以爲耳目臣竊不取太宗怒其橫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會赦復官尋以秘書丞通判澶州並河東西植樹萬株以固隄防上言本州權酤斗量校以省斗不及七升民犯法釀者三石以上坐死有傷深峻臣恐諸道率如此制望如自今並準省斗定罪從之入爲三司開拆推官以左正言

充河北轉運副使時邊境用兵崔翰爲大將嗣宗每以苦言激其展効就賜緋魚太宗將議親征嗣宗上疏言契丹必不至之狀甚見嘉納改左司諫賜白金千兩入爲度支判官改駕部員外郎妻病夜挾本司署門取藥爲直官宋鎬所發坐罷職頃之出知興元府徙京西轉運使又移河北賜金紫貝州驍捷卒五十餘人謀竊發嗣宗幸吏悉擒之優詔嘉獎遷虞部郎中賜錢百萬至道初移河東轉運使以爲攻暴率聞徙知耀州又知同州加比部郎中淮南轉運使江浙荆湖發運使揚楚間有窄家神廟民有疾不服藥但竭致祀以徼福嗣宗徹其廟選名方刻石州門自是民風稍變初漕運經泗州浮橋舟多覆壞宗嗣徙置城隅遂獲安濟又建議外任官奉薄貪猥者或致豐給廉謹者終嬰貧匱請以公田均賜之就改職方郎中咸平三年以漕運稱職就拜太常少卿踰年以右諫議大夫充三司戶部使改鹽鐵使嘗與慶及使梁鼎戶部使梁顥同對言曰國家經費甚繁賦入漸少加以冗食者衆尤爲耗蠹所宜裁節若用度不足卽復重擾於民矣况西北一邊未平有饋運之煩臣等會議事可省者願條列以聞從之明年將郊祀嗣宗因條上應奉諸物以及工作凡減雜物十萬六千

省工九萬九千又言計省條奏事有可紀者望令判使一員撰錄送史館詔以三司務繁不當日有纂錄可逐季錄送會罷三部使改左諫議大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出知并州兼并代部署州境有卧龍王廟每窮冬闔境致祭值風雪寒甚老幼踣于道嗣宗亟毀之轉運使鄭文寶上其政績有詔褒美先是西邊市馬以給北邊戰士有瘠弱者卽送闕下暑月道遠多死嗣宗建議以汾州地涼接樓煩諸監美水草請就牧放從之詔拜御史中丞大中祥符間真宗告謁太廟嗣宗立班失儀因自首真宗謂憲官當守禮法以其性麤略不之責加兼工部侍郎權判吏部銓嗣宗剛果率易無所畏憚每進見極談時事或及人間細務頗輕險好進深詆叅知政事馮拯之短遂結宰相王旦弟旭使達意於旦以爲助旦疾其醜行因力庇拯嗣宗大怒知制誥王曾從妹適孔冕家閨門不睦曾從東封至冕家啜茗中毒得良藥乃解事已暴露曾密疏方行大禮願罷推究宰相亦以冕先聖後將有褒擢乃隱其事嗣宗獨謂曾誣構冕懼反坐乃求寢息會愆雨嗣宗請對言孔冕爲王曾所訟儻朝旨鞫問加之鍛鍊則冕終負冤枉又侯德昭援赦叙緋年考未滿以欺詐得之非吏部合史自

首亦無由知公堂行首李永錫坐贓除名復引充舊職
尋送銓授令錄真宗亟召王旦等詰之旦曰孔冕之罪
朝議特爲容隱不令按問誠非冤枉也德昭據吏部奏
驗乃行制命及其首露卽已追奪永錫先爲縣吏坐爲
本部節度市羊不輸算除名及訟堂闕人李沆以其魁
梧因選擬官復用爲副行首在省祇事四年陳牒乞班
叙用因復送銓真宗曰止此乃致旱邪嗣宗理屈復以
他辭侵旦旦不與抗乃已明年十月嗣宗復請對言去
歲八月至今年十月不雨宿麥不登及秋交鄆苦雨河
溢害稼刑政有失致成災沴孔冕冤枉播在人口王曾
尚居近班願示黜退以正朝典臣請露章以聞真宗語
王旦等曰曾實無罪若嗣宗上章亦須裁處旦曰冕不
善之迹甚衆但以宣聖之後不欲窮究謂其冤枉感傷
和氣恐未近理趙安仁曰今若再行按問冕何能免罪
王欽若曰臣請審問嗣宗若再鞫冕不能自隱如何
處明日嗣宗復對且謝前言之失真宗亦優容之其强
妄多此類將自汾陰以永興重地思得大臣才兼文武
者鎮之因謂宰相曰嗣宗嘗自言知武事可授廉車以
當此任宜召問之嗣宗願奉詔卽拜耀州觀察使知永
興軍府真宗作詩賜之時种放得告歸山嗣宗逆於傳

舍禮之甚厚放既醉稍倨嗣宗怒以語譏放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初嗣宗就試講武殿搏趙昌言帽擢首科故放及之嗣宗愧恨因上疏言所部兼并之家侵漁衆民凌暴孤寡凡十餘族而放爲之首放弟姪無賴據林麓樵採周回二百餘里奪編氓厚利願以臣疏下放賜放終南田百畝徙放嵩山疏辭及于詬辱至目放爲魍魅真宗方厚待放令徙居嵩陽避之四年邠寧陳興擅釋劫盜徙嗣宗知邠州兼邠寧環慶路都部署城東有靈應公廟傍有山穴羣狐處焉妖巫挾之爲人禍福民甚信向水旱疾疫悉禱之民語爲之諱狐

音前此長吏皆先謁廟然後視事嗣宗毀其廟燻其穴得數十狐盡殺之淫祀遂息徙知鎮州發邊肅姦賊肅坐貶嗣宗嘗言徙种放掘邠狐按邊肅爲去三害居三歲召還授樞密副使校檢太保寇準爲使嗣宗與之不叶累表解職授檢校太傅大同軍節度知許州嗣宗嘗游是州別墅在焉時人以爲榮移知河南府天禧初改感德軍節度洛下訛言相驚徙知陝州再表請老且求入覲遣使召還郊祀改靜難軍節度既至闕下病足不能朝謁乃求再知許州不復議休退寇準爲相素惡之特命以左屯衛上將軍檢校太尉致仕表求面辭以足

疾艱於拜起特免舞蹈許其子扶掖之對數刻賜錢百
萬還許下準貶朝議以嗣宗藩輔舊臣特令月給奉五
十千嗣宗尤睦宗族撫諸姪如已子著遺戒以訓子孫
勿得析居又令以孝經弓劔筆硯置壙中五年卒年七
十八廢朝贈侍中諡曰景莊錄其子二人甥二人官嗣
宗事三朝最爲宿舊所至以嚴明御下尤傲狠務以醜
言凌挫羣類爲中丞日常忿宋白郭贊邢昺七十不請
老屢請真宗敕其休致又遣親屬諷激之及嗣宗晚歲
疾甚猶享厚祿徘徊不去嘗謂人曰僕惟此一事未能
免物議衆皆嗤之嗣宗好爲文而札尤甚奉祀之歲近
臣皆爲頌記宰相以嗣宗所撰不足發揮盛德慮爲後
所誦乃不許刻石所著有中陵子三十卷子堯臣內殿
承制唐臣太子中舍從子舜臣供奉官閣門祇候禹臣
太子中舍

李昌齡字天錫宋州楚丘人曾祖確膠水令祖譚邯鄲
令父運太常卿太平曰齡興國三年舉進士大理評事
通判合州歷將作監丞右贊善大夫通判銀州京城開
金明池昌齡獻詩百韻太宗嘉之擢右拾遺直史館賜
緋改右補闕出知滁州丁內艱起爲淮南轉運使轉戶
部員外郎知廣州廣有海舶之饒昌齡不能以廉自守

淳化二年代還初運嘗與許州有第在城中昌齡包苴
錙重悉留貯焉其至京城但藥物藥器而已會有言其
貪者太宗以爲誣召賜金紫擢禮部郎中逾月爲樞密
直學士昌齡上言廣州市舶每歲商舶至官盡增價買
之良苦相雜少利自今請擇其良者官如價給之苦者
恣其賣勿禁雷化新白惠恩等州山林有羣象民能取
其牙官禁不得賣自今宜令送官以半價償之有敢隱
匿及私市與人者論如法詔皆從之是秋初置審刑院
於禁中凡獄具上奏先申審刑院印付大理刑部斷覆
以聞又下審刑中覆裁決以付中書當者行之否則宰

相聞以論決命昌齡知院事月餘又權判吏部流內銓
數日授右諫議大夫充戶部使三年改度支使拜御史
中丞下詔御史臺合行故事並條奏以聞獄無大小自
中丞以下皆親臨鞫問不得專費所司李繼隆受命河
朔征討不赴臺辭昌齡糾之遣吏追還罰奉入劾陝西
轉運使鄭文寶生事邊境築城沙磧輕變禁法文寶坐
貶湖外至道二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占讞便殿太宗謂
曰中書政本當進用善良博詢衆議以正道臨之卽怨
謗無由而生矣昌齡居位頗選悞無所建明真宗卽位
加戶部侍郎坐交結王繼恩貶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

咸平二年起爲殿中少監會詔羣臣言邊事昌齡求面陳事機不報王均之亂命知梓州知雜御史范正辭劾其廣船宿犯亟代還知河陽丁外艱起復奉朝請以風恙求領小郡復得光州就改光祿卿疾不能治事轉運使以聞命守本官分司西京尋請致仕真宗曰昌齡素無清譽乃授祕書監遂其請大中祥符元年卒年七十二廢朝錄子虞卿試將作監主簿昌齡兄昌圖至國子博士弟昌言至太子中書昌言子晉卿仲卿耀卿並進士及第晉卿爲祕書丞從子紘

紘字仲綱父克明仕至提點廣東刑獄紘進士及第試

祕書省校書郎知歙縣地產黃金民輸以代賦後金竭責其賦如故紘奏罷之歷知於潛剡縣治有惠愛御史知雜呂夷簡薦之改著作佐郎監丹陽縣酒稅知靈池縣劉均蔡齊舉爲御史臺推直官拜監察御史時召成都府樂工許朝天等補教坊紘言陛下卽位尚未能顯巖穴之士而首召伶人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朝天等遂罷歸遷殿中侍御史閣門使王遵度領皇城遣卒刺事告賈人有爲契丹間諜者捕繫皇城司按劾命紘覆訊紘悉得其寃抵卒罪降遵度曹州兵馬都監判三司開拆司輔郡旱流星墜西南有聲會僧讓于文德殿紘

奏曰文德殿布政會朝之正位每災異輒聚緇黃讚咀
于其間何以示中外改鹽鐵判官歷梓州陝西河北路
轉運使遷侍御史建言西北久通好士習安佚不知戰
陣之法宜擇良將練精卒去冗惰實倉廩豐財用爲守
禦備舉神世衡等數人及奏罷貢餘物遺近臣遷知雜
事權同判流內銓爲三司度支副使使契丹故事奉使
者以皇城卒二人與偕察其舉措使者悉姑息以避中
傷前此劉隨爲所誣坐貶久未復絃使還具言其枉稍
徙隨南京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遷刑部郎中
還同知通進銀臺司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卒絃方

介有吏材篤於交游與劉頴爲友頴死移任子恩官其
子弟緯起家三班借職杜衍薦爲閣門祇候鎮戎軍在
亭砦都監積勞累遷至河北緣邊安撫副使韓琦薦知
保州以左騏驎使榮州刺史知雄州治兵頗嚴不事厨
傳數與宦者爭利害積公使錢貯米三十斛爲常平倉
奏下其法他州遷西上閣門使留再任卒于師中至天
章閣待制

趙安仁字樂道河南洛陽人曾祖武庫虢州刺史父孚
字大信周顯德初舉進士調補開封尉乾德中爲浦江
令特父喪服闋攝永寧令會親征太原部送本邑糧饋

民懷其惠列狀以聞卽真授其任擢宗正丞開寶中初
置衣庫令孚主之俄坐事連逮抵罪語見趙普傳太宗
卽位起爲國子監丞知袁州還知開封府司錄參軍事
受詔與殿中侍御史柴成務供奉官葛彥恭殿直郭載
行視黃河分南北岸按行復遙隄以紓湍決孚言治遙
隄不如分水勢於是建議於澶滑二州立分水之制時
决河未平重惜民力而寢焉朝廷議行封禪孚上封禪
頌召拜祕書丞賜緋魚受詔鞫開封獄得其非辜者卽
日授推官遷監察御史出知舒州改殿中侍御史雍熙
中詔詢文武禦戎之策孚奏議曰臣愚以爲不可干戈
不勞飛輓爲萬世之利者敢獻其說惟明主擇之古者
兵交使在其間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蓋信義不可廢
也昔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而有苜格又仲尼曰有
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只如并門一方歷代難取
聖襟英斷一舉成功當其逆城危於累卵生聚懷伏而
陛下猶遣通事舍人薛文寶入城諭之日者北邊來賓
全燕猶梗再興軍旅將復土疆臣竊計屯戍邊陲故非
獲已暴露原野豈是願爲欲望朝廷通達國信近鑒唐
高祖之降禮遠法周古公之讓地聖人以百姓之心爲
心君子見幾而作諭以禍福示以恩威議定邊疆永息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一百八十三

列傳

七

征戰養民事天濟時利物莫過於此臣又計彼雖嗜好不同然去危就安厭勞喜逸亦人情之所同也上嘉之
雍熙中廷策貢士而安仁預爲考會賜金紫因顧安仁問孚年幾安仁曰臣父年六十二上曰孚名士也亟召對亦賜金紫明年卒安仁生而穎悟幼時執筆能大字十三通經傳大旨早以文藝稱趙普沈倫李昉石熙載咸推獎之雍熙二年登進士第補梓州權鹽院判官以親老弗果往會國子監刻五經正義板本以安仁善楷隸遂奏留書之歷大理評事光祿寺丞召試翰林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賜緋時王侯內戚家多以銘誄爲託

太宗製九絃琴五絃阮時多獻賦頌上嘉文物之盛悉閱覽訂其工拙時稱安仁李諤楊億薛稷贈召詣中書獎諭翌日改遷太常丞真宗卽位拜右正言預重修太祖實錄上出師大名安仁上疏曰臣以爲有急務者三大要者五急務三者其一激勵戎臣舉勸懲之典其二振救邊民行優恤之惠其三車駕還京重神武之威大要五者其一選將略其二持兵勢其三求軍謀其四修軍政其五愛民力咸平三年同知貢舉未幾知制誥副夏侯嶠巡撫江南還知審刑院嘗有將校笞所部卒死罪議大辟安仁以軍中之令非嚴不整遂獲免死繼判

尚書刑部兼制之羣牧使同知三班審官院景德初翰林學士梁顥召對詢及當世臺閣人物上稱安仁文行尋顥卒即以安仁爲工部員外郎文翰林學士初予極陳和好之利至是安仁從幸澶州會北邊請盟首命安仁撰答書又獨記太祖時聘問書式遼使韓杞至首命接伴凡覲見儀制多所裁定館舍夕飲杞舉橙子曰此果嘗見高麗貢安仁曰橙橘產吳楚朝廷職方掌天下圖經凡他國所產靡不知也今給事中呂祐之嘗使高麗未聞有橙柚杞失於誇誕有愧色杞旣受襲衣之賜且以長爲解將辭復左社安仁曰君將升殿受還書天顏咫尺如不衣所賜之衣可乎杞乃服以入及姚柬之至又令安仁接伴東之談次頗矜兵強戰勝安仁曰老氏云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東之自是不敢復言王繼忠將兵陷沒不能死節而反事之東之屢稱其材安仁曰繼忠早事藩邸聞其稍謹不知其他其敏於酬對切中事機類如此時論翕然稱其得體上益器之自是有意柄用安仁又集和好以來事宜及采古事作戴斗懷柔錄三卷以獻二年春又與晁迥等同知貢舉三年以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俄修國史

大中祥符初議封禪與王欽若並爲泰山經制度制使判交州禮畢復拜工部侍郎內外書詔有切要者必經其裁進秩刑部五年以兵部侍郎仍兼修史奉祀又同知禮儀院八年知貢舉三典春闈擇士平允是故獨無譏訕上再賜詩嘉之尋知兼宗正卿舊制宮闈令凡有議奏與寺連署上以安仁舊德俾知寺以次列狀取裁寺掌玉牒屬籍梁周翰始創其制而未備安仁重加詳定又爲仙源積慶圖皆統例精簡奏置修玉牒官事具職官志國史成遷右丞是夏又爲景靈宮副使屢得對言事嘗奏曰方今治定功成固軼前代陛下尚親庶政野食忘倦然而君臨之大所宜分飭有司爲式於天下遂詔諸司掌常務有條例者毋或奏稟天禧二年改御史中丞請給御寶印歷書三院御史彈糾事五月暴疾卒年六十一廢朝贈吏部尚書諡文定以其子溫瑜爲大理寺丞良規爲奉禮郎承裕爲正字安仁質直純慤無所矯飾寬恕謙退與物無競雖家人僕使未嘗見其喜愠女弟適董氏早寡取歸給養其甥董靈運尚幼躬自訓導爲畢婚娶幼少與宋元輿同學元輿門地貴盛待安仁甚厚元輿蚤卒家緒寢替安仁屢以金帛濟之善訓諸子各授一經尤嗜讀書所得祿賜多以購書雖

至顯寵簡儉若平素時閱典籍手自讎校三館舊闕虞世南北堂書鈔惟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內侍取之嘉其好古手詔褒美尤知典故凡近世典章人物之盛悉能記之喜誨誘後進成其聲名當世推重之有集五十卷溫瑜後爲國子博士

良規字元甫父安仁奏爲祕書省正字同判太常寺張知白薦之召試賜進士及第用王曙舉擢集賢校理兼宗正丞預修會要坐宗正吏盜太廟神御物出通判斬州徙河南府知秦滁二州歷京西陝西路提點刑獄荆湖南路轉運使奏罷馬氏時所賦丁口米數萬石權判

三司開拆司度支勾院直集賢院知廬州積官至光祿卿罷職初與張憲掌禹錫齊廓張子思並爲太常少卿兼館職當進諫議大夫而執正斬之止遷卿故事卿不兼職故皆罷未幾皆還之改直祕閣同判宗正事遷祕書監知同陝相三州陝歲饑百姓請閣殘稅二分爲官伐芟以給河埽或以爲須報乃可行良規曰若爾無及矣檄縣遂行而以擅命自劾進太子賓客權判殿中省遷尚書工部侍郎判本部知濠州卒良規所至州郡爲政不甚力然善委任佐屬祿賜多分贍族人餘皆輸之酒家子君錫

君錫字無愧性至孝母亡事父良規不違左右夜則寢於傍凡衾裯薄厚衣服寒溫藥石精粗飲食旨否櫛髮翦爪整冠結帶如內則所載者無不親之及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良規每出必扶掖上下至雜立僕御中嘗從謁文彥博彥博異其容止問而知之語諸子令視以爲法良規沒調知武強縣知韓琦大名幕府彥博及吳克在樞筦更薦之爲檢校吏房文字徙知太宗正丞加祕閣校理改宗正丞時增諸宗院講書教授官而逐院自備緡錢爲月餽貧者或不能以時致宗師輒移文督取君錫言國家養天下士於太學尚不較其費安有

教育宗室令自行束脩之理詔悉從官給歷開封府推官元祐初遷司勳右司郎中太常少卿擢給事中論蔡確童惇有罪不宜復職大河不可輕議東回請亟罷修河司以省邦費寬民力蘇軾出知杭州君賜言軾之文追攀六經蹈藉班馬知無不言壬人畏憚爲之消縮公論倚重隱如長城今飄然去國邪黨必謂朝廷稍厭直臣且將乘隙復進實係消長之機不若留之在朝用其善言則天下蒙福聽其讜論則聖心開益行其詔令則四方風動爲利博矣進刑部侍郎樞密都承旨拜御史中丞卽上疏勸哲宗親講學廣諮問爲躬政之漸君錫

素有志行後隨人低昂無大建明初稱蘇軾之賢遇賈
易劾軾題詩怨謗卽繼言軾負恩懷逆無禮先帝願亟
正其罪宣仁后覽之不悅曰君錫全無執守復以吏部
侍郎天章閣待制知鄭陳澶三州河南府徙應天因清
明出郊具奠謁杜衍張昇張方平趙槩王堯臣蔡抗蔡
挺之筮邀七家子孫陪祭於側時人傳其風義紹聖中
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卒年七十七紹興六年贈徽猷
閣直學士

陳彭年字永年撫州南城人父省躬鹿邑令彭年幼好
學母惟一子愛之禁其夜讀書彭年篝燈密室不令母
知年十三著皇綱論萬餘言爲江左名輩所賞唐主李
煜聞之召入宮令子仲宣與之遊金陵平彭年師事徐
鉉爲文太平興國中舉進士在場屋間頗有雋名嘗因
京城大酺跨驢出游構賦自東華門至闕前已口占數
千言然佻薄好嘲咏頗爲宋白所黜雍熙二年始中第
調江陵府司理叅軍因監決死囚怖之換江陵主簿歷
澧懷二州推官在懷深爲知州喬惟岳倚任會樊知古
爲河北轉運以親嫌徙澤州丁內艱免御史中丞王化
基薦其才改衛尉寺丞遷祕書郎爲大理寺詳斷官坐
事出監湖州鹽稅尋又停官彭年素貧窶居喪免職賴

僕人傭販以濟真宗卽位復爲祕書郎喬惟岳刺史海州及知蘇壽一州並表彭年通判州事咸平三年屢上疏言事召試學士院遷祕書丞知閬州未行改金州四年上疏曰天事有雖小而可以建大功理有雖近而可以爲遠計者其事有五一日置諫官二曰擇法吏三曰簡格令四曰省冗員五曰行公舉此五者實經世之要道致治之坦塗也會詔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朱昂以彭年聞召之辭以貧乏請終秩景德初代還直祕閣杜鎬刁得薦其該博命直史館兼崇文院檢討又代潘植修起居註賜緋魚獻大寶箴曰二儀之內最靈者人生

民之中至大者君民旣可畏天亦無親所輔者德所歸者仁恭已御下輝光益新載籍斯在謀猷備陳內綏萬姓外撫百蠻治亂所始言動之間觀之則易處之甚難由是先哲喻彼投艱苟能慮未乃可防閑審求逆耳無惡犯顏旣庶而富教化乃施慈儉之政富庶之基鰥寡孤獨人之所悲發號施令宜先及之黃髮皤背心實多知左右侍從何尚於茲瞻言百辟咸代天工儻無虛授可建大中克彰慎柬惟藉至公知人則哲聽德則聰才固難備道亦少同葑菲罔捨杞梓乃克不扶自直惟蓬在麻非揀莫見惟金在沙叅備顧問必辨忠邪獻替以

正禪益無涯自匿草澤亦有國華訪此髦士可拒朋家
三章之立庶民作程欽哉恤哉可以措刑七代之建姦
孽是平本仁本義可以弭兵是爲齊禮亦曰好生有教
無類自誠而明宗廟社稷饗之以恭宮室苑囿誠之在
豐春蒐秋獮不廢三農擊石拊石用格神宗使人以悅
乃克成功治國以政罔或不從濟濟多士用之有光硜
硜小器謀之弗臧忠言致益豈讓膏粱六藝爲樂寧後
笙簧任賢勿貳堯所以昌改過不吝湯所以王六合至
廣萬彙尤多風俗靡一嗜欲相摩如馭朽索若防決河
左契斯執六轡遂和導之以德民免嬰羅不懈于位俗
乃偃戈先王之訓罔不咸然五君之治亦取斯焉小心
翼翼終日兢兢三靈降鑒百祿無愆由茲率土永戴先
天巍巍洪業億萬斯年頌之預修冊府元龜三年遷右
正言克龍圖閣待制賜金紫先是詔諫官御史舉職言
事唯彭年與侍御史賈翺數有章奏建白彈射真宗令
中書置籍記之加刑部員外郎與晁迥同知貢舉請令
有司詳定考試條式真宗因命彭年與戚綸參定多革
舊制專務防閑其所取者不復揀擇文行止較一日之
藝雖杜絕請託然寘中等者或非宿名之士大中祥符
中議建封禪彭年預詳定儀注上言辨正包茅之用禮

成進秩工部郎中加集賢殿修撰三年改兵部郎中龍
圖閣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兼祕書監詔就賜食廳編
次太宗御集賜勳上柱國嘗因奏對真宗謂之曰儒術
汗隆其應實大國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則經籍道
息漢盛則學校興行其後命歷迭改而風教一揆有唐
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風寢微太祖太宗丕變弊俗崇
尚斯文朕獲紹先業謹導聖訓禮樂交舉儒術化成實
二后垂裕之所致也又君之難由乎聽受臣之不易在
乎忠直其君以寬大接下臣以誠明奉上君臣之心皆
歸於正直道而行至公相遇此天下之達理先王之成

憲猶指諸掌孰謂難哉彭年曰陛下聖言精詣足使天
下知訓伏願躬演睿思著之篇翰真宗爲製崇儒術爲
君難爲臣不易二論示之彭年復請示輔臣刻石國子
監焉六年召入翰林充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同修國史
彭年嘗謁王旦旦辭不見翌日見向敏中敏中以彭年
所上文字示旦旦瞑目不覽曰是不過興建符瑞圖進
取耳真宗奉祀亳州太清宮丁謂爲經度制置使以彭
年副之又與謂同知禮儀院禮成加給事中時謂懇讓
進秩彭年亦辭之不許又爲天書同刻王副使國史成
遷工部侍郎九年拜刑部侍郎參知政事判禮儀院充

會靈觀使天禧大禮爲天書儀衛副使又爲參詳儀制奉寶冊使正月九日侍真宗朝天書將詣太廟退就中書閣中如廁眩仆肩輿還家遣中使挾醫診療旦夕存問進兵部侍郎表求罷奉不許二月卒年五十七真宗親臨涕泗久之又覩所居陋敝歎息數四廢朝贈右僕射謚曰文僖錄子佺期大理寺丞孫彥先太常寺奉禮郎真宗前後賜彭年御製歌詩凡六篇彭年妻入謁出彭年像示之錫賚甚厚彭年性敏給博聞強記慕唐四子爲文體制繁靡貴至通顯奉養無異貧約所得奉賜惟市書籍大中祥符間附王欽若丁謂朝廷典禮無不

參預其儀制沿革刑名之學皆所詳練若前世所未有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故時政大小日有諮訪應答該辯一無疑滯皆與真宗意諧及升內閣李宗諤楊億皆在後宗諤卒億病退而彭年專任矣事務旣叢形神皆耗遂舉止失措顛倒冠服家人有不記其名者奉詔同編景德朝陵地里封禪汾陰三記閣門容省御史臺儀制又受詔編御集及宸章集歷代婦人文集所著文集百卷唐紀四十卷

論曰楊礪遭遇龍飛致位崇顯自以憂協其兆而忠言善政一無可述惟棄官侍母不以科名自伐蓋有取焉

宋湜懿文多識名動人主至與李沆同命雖去沆遠甚
然樂善好施士類歸之亦可尚也王嗣宗治家能睦爲
政可稱所至立徹淫祀亦人之所難至於剛愎少文謀
害王旦王曾與寇準相忤其餘不足觀也矣李昌齡果
更劇任遂階大用黨邪徇貨遂貽終身之玷良可醜也
趙安仁言事切中時弊及答契丹書不失祖宗規式又
能以凶器之言折敵不使矜戰可謂才辨之臣矣其孫
君錫於元祐反正論格蔡確章惇復官之命庶幾無忝
所生陳彭年以辭藻被遇上表獻箴詳練儀制若可嘉
尚乃附王欽若丁謂溺志爵祿其爲小人之歸豈不重
可嘆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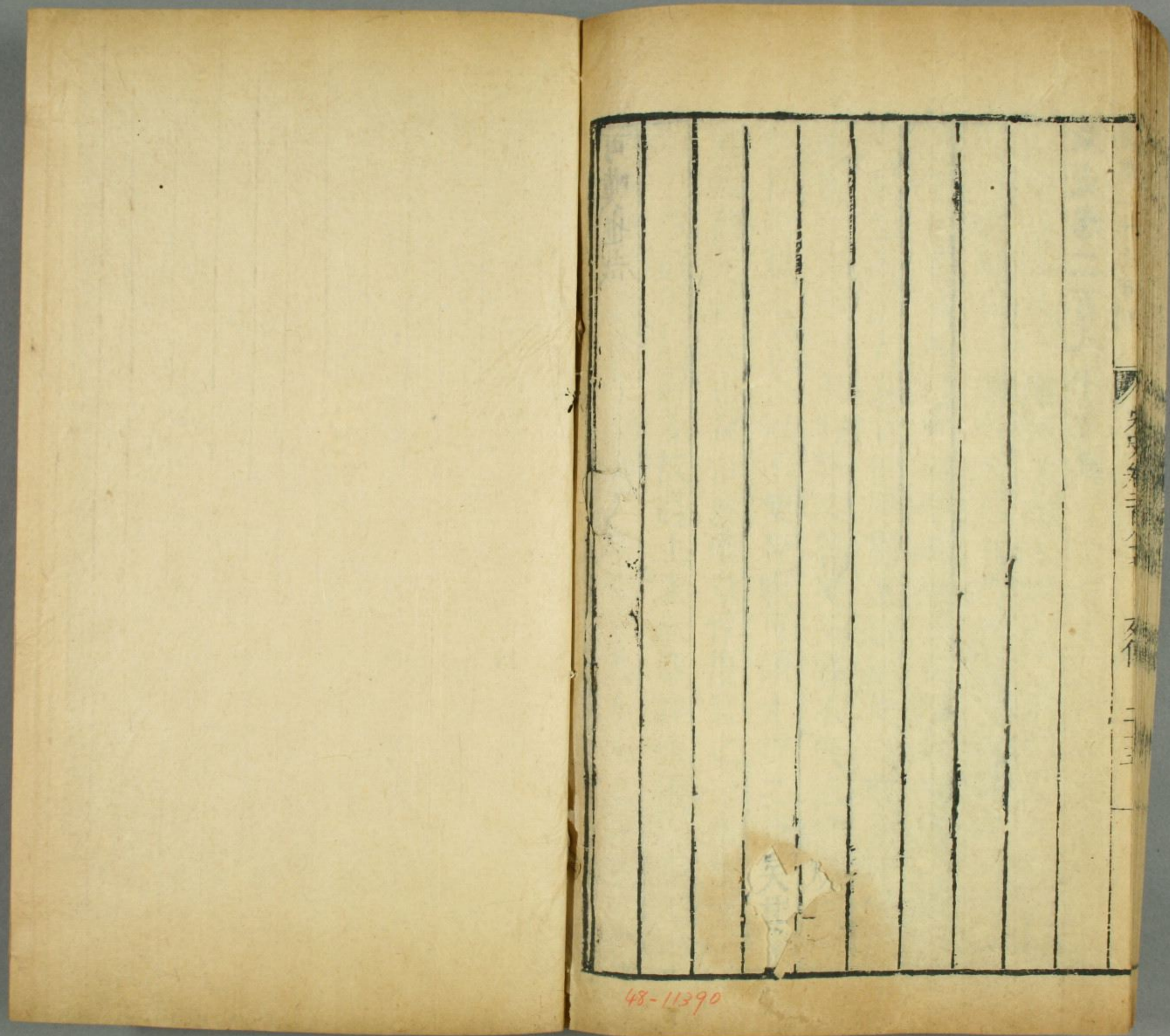
宋史卷二百八十七終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二百八十七

列傳

二十七



卷之三十一
列傳
二十三

48-11390

